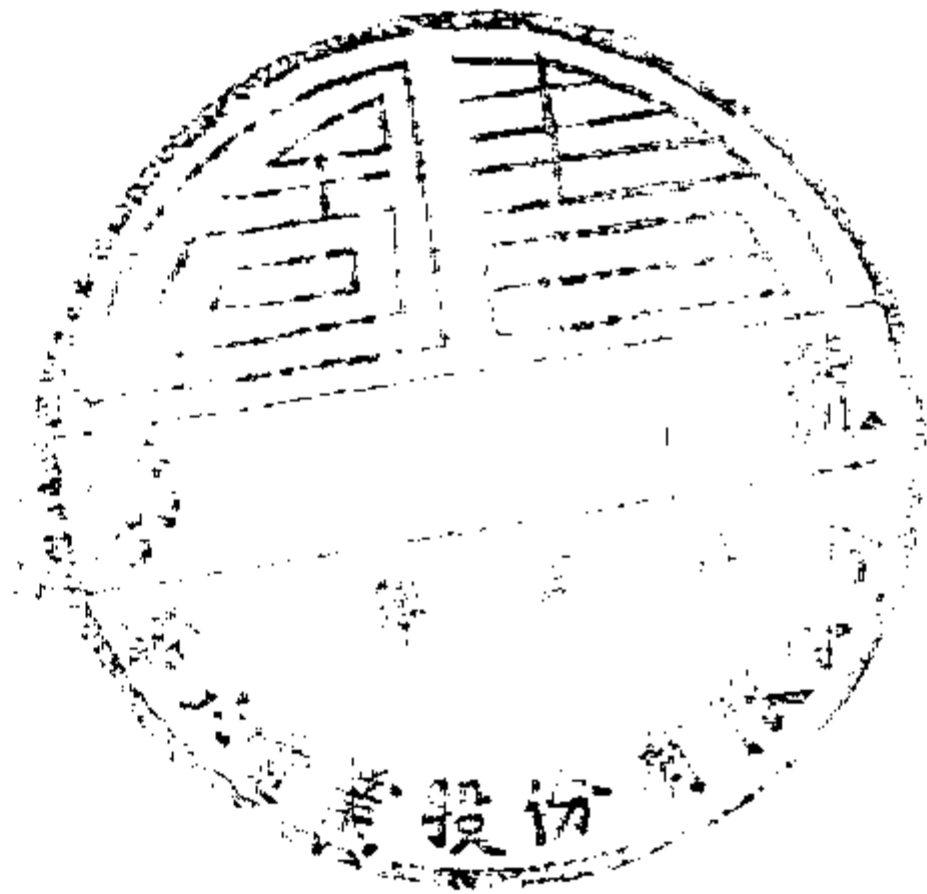




新 文 化 叢 書

政 治 理 想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著 原 素 羅

想 理 治 政

譯 合 人 蔚 吳 如 衡 劉

3105



3 2285 4452 8

這本政治理想 (Political ideals) 是英國人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所著，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在這本書裏，著者不但把現在社會上制度的缺點，一一指出；並且推求他的來因；而於補救的方法，又復詳細說明。真真是關於社會改造的一本極有價值的書。

但是東西各國歷史上的經歷不同，人民的心理不同，以致所產出的社會上一切制度，也就不同，所以萬不能把這本書中所討論的問題和主義，一一的像刻版一樣的拿來做我們改造社會的模型。

然而却可拿來做個改造社會的鏡子；拿人家經過許多經驗所得的結果，來供我們的研究，既可致走入迷途，也可容易收效，這不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嗎？所以譯者就把這本書譯出，以供做改造社會事業的人底研究。

講到文辭一層，譯者因為常常恐怕與原意有失，不能自由；所以就不自然，而且不妥當的地方也就很多。又譯者對於譯書，本來沒有經驗；加之此次譯的匆促；雖然力求與原意相合，——並且希望完全不錯，——恐怕錯誤的地方，必定不少。這是譯者抱歉的地方，還請海內先進指教指教。

譯者識

政治理想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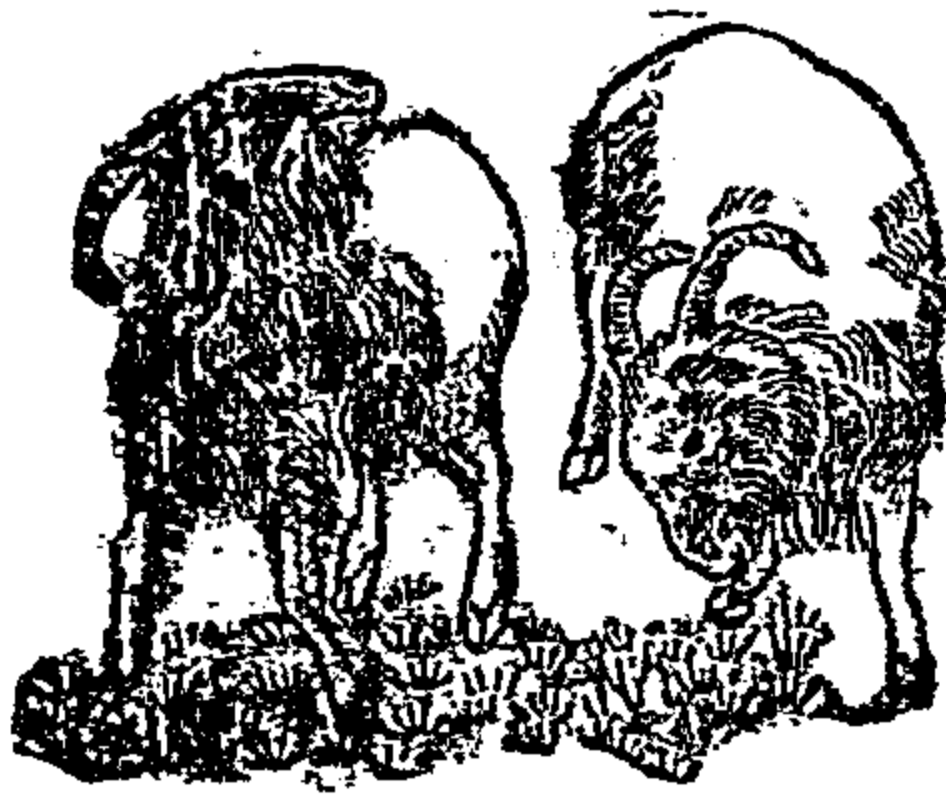
政治理想

資本主義與工銀制度

社會主義之缺點

個人自由與公共管理

民族獨立與國際主義



政治理想

英國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原著

劉衡如

合譯

吳蔚人

政治理想

在黑暗時代，人要有清晰的信仰，和有根據的希望；而因信仰和希望的結果，有沈靜的勇氣，不以所遇的一切困苦爲意。我們所經過的時期，對於我們中間許多的人，已給我們的信仰一個確證。我們看出我們所以爲罪惡的事，果然是罪惡；並且我們知道，若是我們要從現在正自趨於毀滅的世界遺址上，建設較好的世界，我們現在動作所必趨的方向，較以前更爲確定。我們看出現在人類在政治上相互的關係，多根據於完全錯誤的理想；若要叫這種政治關係，不致

再繼續的作苦難，敗壞，和罪惡的根源，惟賴有與上十分不同的理想。政治理想，必定根據於個人生活的理想。政治目的，當在力謀個人生活之良好。除造成世界的男女和兒童外，沒有可為政治家所當注意的。政治問題，是要調節人類的關係，使得人人於他生存時期中，皆有充量的好。要研究這問題，我們首先要研究我們所以為個人生活中的好，究竟是什麼。

首先我們不要一切的人都相同。我們不要設立一模型，用各種方法，叫一切底人皆與這模型相近。這是操切的行政官的理想。一個壞教員，以灌輸他的意見為目的，造就一班對於一個疑點，有同樣的答案的學生。人說蕭伯訥(Bernard Shaw)以(Troilus and Oressida)在沙士比亞劇本中算是頂好的。我雖然不贊同這種意見，却

歡迎這種意見爲學生中個性的表示；但是大多數的教員，皆不肯承認這種謬見。不但教員要他們的學生有一種叫他們的動作容易預先曉得和決不致不便的「一致」就是有權力的人，對於屬員，也是這樣。其結果是他們在能壓制自己發動力（initiative）和個性（individuality）的時候，就壓制；不能的時候，就從事爭論。

所求其能實現的，不是爲着一切的人，只有一種理想；乃是爲着單獨的人，有單獨的理想。各人在他自身本有理想，發展成爲好的或壞的；他也可成爲最好的，也可成爲最壞的。他的境遇，決定他向好的能力是已經發展，或已被壓制；或者決定他的壞衝動是已經強盛，或已漸漸的被轉向那較好的方向。

我們雖然不能詳詳細細的規定一種品格的理想，（ideal of cha

factor) 可以普遍推行，——例如說凡人皆當勤勉，或犧牲自己，或喜愛音樂，——但有些廣泛的原理，可用以指導我們審度什麼是可能的，或可欲的。

我們可以分別兩種財，和兩種相當的衝動。有種財是能為個人佔據的，有種財為人人有分的。一個人的食物和衣服，不是別一個人的食物和衣服；若是供給不足，則一人所得，就是犧牲別人來的；這原理，可應用於物質的財，(material goods) 也可以應用於世界上現有的經濟生活底大部分。在另一方面，精神的財，(mental and spiritual goods) 不是屬於一人而排斥別人的。設有人知道一種科學，這並不是阻止別人知道他，反幫助他們要求這種智識。設有一人，他是一個大美術家或詩家，這並不是阻止別人畫畫，或做詩，反幫助

造成一種能造成這些事的空氣。設有一人，對於別人，滿懷好意，這並不是別人所有的好意，因此而反減少；一人好意越多，大約他在別人中間造成的好意越多。

在這些事上，沒有佔據（Possession）因為沒有一定的數量，容人享受；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有所加增，能使處處都有加增。

和這兩種財相當的，就有兩種衝動（Impulses）有佔據的衝動（Possessive impulses）他的目的，在取得及維持那不能分享的私有財；這種衝動，集中於財產的衝動。又有創造的或建設的衝動（Impulses creative or constructive）他的目的，在把那不可秘密或佔有的財帶到世上，或使這種財成爲有用。

最好的生活，是那創造的衝動佔最大的部分，而佔據的衝動佔最

小。部。分。底。生。活。這。並。不。是。新。發。現。 福音書(The Gospel)說「不要想到我們將吃什麼？或我們將喝什麼？我們要穿什麼？」我們注意到這些事的思想，是從那較這些事重要的事上移來的。 那更壞的，就是因為想這些事，生出來一種內心的習慣；(The habit of mind) 這是一個壞習慣；可以引起競爭，猜忌，權威，暴虐，和差不多一切染污世界上道德的罪惡。 尤甚的，就是引起武力底亂用。 物質上的佔有，能為武力所奪取，為強盜所享受。 精神上的佔有，則不能以此取得。 你可殺一美術家或一思想家，你不能得他的技藝或他的思想。 你可致一人於死，因他愛他的同類；但是這樣做，你並不能得那使他快樂的愛。 武力在這些事上是無用的；不過在物質財上能有效力。 因這原故，所以那相信武力的人，乃是那思想和願望為物質財。

所。蒙。蔽。的。人。

佔據的衝動，在強盛的時候，並可敗壞那應當是完全創造的活動。如那發現了一件有價值的發現底人，每妒忌那與他有同等的發現底人。設有一人發現了一種治癱的方子，又有一人發現一種治癆病的方子；這二人中准許有因別人的發現是錯誤的而歡喜，至於病人受那本可避免的痛苦，他就不以為念。在這些地方，他求智識，不是為智識的本身，或知證的用途；而以知識為求名譽的手段。各創造的衝動為佔據的衝動所蔽；雖熱心學做聖賢的人，也忌妒那已經成功的聖賢。最深的愛情，每帶有忌妒氣味；這是佔據的衝動侵入創造的範圍。在這地方，最壞的，是那在生活上失了他所值得有的一切事物，而天然的流為阻止別人享受他們沒有的人。這是在老

年人對於少年人的態度上常有的。

人類如動植物一樣，有一種天然生長的衝動；這在精神上的發展，正如物質上的發展一樣。物質上的發展，可用空氣，滋養料，和運動來輔助他。也可拿那使中國婦女的小腳小的辦法來阻止他。精神上底發展，也是這樣，可用外界的勢力輔助他，或阻止他。輔助他發展底勢力，就是那些僅僅預備鼓勵，或精神的食料，或機會，供精神能力底運用。阻止他發展底勢力，就是那些用各種武力，或管理，或威權，或恐嚇，或專橫的輿論，或有就完全不合性情的職業底必要的逼迫，來干涉生長的勢力。最壞的勢力，就是那反抗或屈折一個人在道德方面表現為良心的根本衝動底勢力；這勢力大約可以叫人受那決不能復原的內部的損失。

凡知道用各樣的武力反對別人，是於別人有損的；和知道可以用武力取得的財，是沒有價值的；將非常的尊重別人的自由；他們將不致屈折別人，或束縛別人，他們將緩於判斷而速於表同情，他們將以一種仁慈待人類。因為「好」的原理在人類是容易毀滅的，是無窮可貴的。他們不定那些不像他們自己的人的罪；他們知道，並且覺得，個性生出異點，而一致便是死亡。他們願各人越多像活物，而越少類機械的生產越好；他們願在各人身上，培養那經無情的世界的粗用，可以毀滅底事。用一句話總括起來說，他們與別人一切底關係，可用一種尊敬的深衝動鼓勵起來。

我們為個人方面所願望的，現在已清楚：就是能克服或吸收佔據的本能底強盛的創造的衝動；尊敬別人；尊重我們自身的根本的創

造的衝動。有一種自尊或自滿，爲好的生活所必需的；若是一個人要保其全，他必定要沒有完全內心自餒的意思；無論遇見什麼外部的或內部的障礙，必覺有一種勇敢和希望，同意念，去過那內心最好的生活。這既在人自己權力之內，人的生活，必使他的最優的可能，實現出來；若是他有三件事：即創造的而非佔據的衝動，尊敬別人，和尊重他自身的根本衝動。

判斷政治和社會的制度，須看他們對於個人有益還是有損。他們鼓勵創造過於佔據麼？他們含有或增進人類相尊敬的精神麼？他們保全自重麼？

在這些地方，我們現在所處於其下的制度，比他們所應當是的制度，真真差得太遠。

制度於養成男女的品性，有極深的影響，而尤以經濟制度爲最。他們可以鼓動冒險事業，和希望；也可以鼓動怯懦，和求安逸的事業。他們可以擴充人類的心智到極大的可能，或閉塞人類的心智，反對一切的事，所不反對的，惟有那大不幸的事。他們可以叫人類的快樂，依靠着他所加到世界上所公有的上的，或依靠着他自己得着那爲別人不能分享的私有財。在這二說之中，現在的資本主義強取其錯誤的一說，加到那些無英雄氣概或無幸運的人身上。

人類衝動底造成，半由於他們的本來的天性，半由於機遇和環境，而尤以早年的環境爲最。直接勸導，於變更衝動，功效很小。雖能引人制止衝動底直接表現；然常有漸漸從暗中進行，變換原形，再現於表面底結果。當我們發現了我們所要的什麼衝動底時候，我們

決不要以勸導，或找出無內部的根源的外部的表現，爲滿足。我們寧可求變更制度底方法，使制度自身在合意的方向中間變更衝動底生活。

現在我們的制度，根據於二件事；即產業和權力。這兩項底分配狠爲不公；在事實上，這兩項於個人的幸福非常重要。這二者皆係佔據的財；然沒有他們，許多爲一切人所可以分享的財，也狠不容易獲得，如現在這樣。

沒有產業，如本着現在財的狀況，人就沒有自由，也沒有容忍的生活底必需品底保障；沒有權力，也就沒有自己發動底機會。若是人要他們創造的衝動，能自由活動，他們必定免不了有保證的卑鄙的照料，他們對於生活底狀況，和程序，必定有充分的權力，能運行自我發

動力。

在純由競爭造成的世界上，能成爲創造的而不成爲佔據的人很少；因爲在這種世界上，有許多的人，若是他們不注意謀取那物質財，他們將陷於窮困；在這種世界上，尊榮，權力和尊敬，是施於財富而不施於智慧的；在這種世界上，法律是那有的人施行不直於無所有的人身上的。在這樣的環境中，雖然天然給與他大創造的能力的人，也要爲這競爭的毒所染污。人類結成團體，藉以較大的力，爭物質財；並且對於團體的忠義，使中心貪得的衝動，得有類似理想主義的光輪，圍繞四旁。職工同盟(Trade-unions)和工黨(Labor party)也不免有這種罪惡，和社會上別的黨派和別的部分一樣，雖然他們是大部分的爲徹底的較好的世界的希望所引起。他們也太常常的

爲他們自己欲得一大部分的物質財底切近的目的所迷。這欲望是合乎公道，是不能否認的；但是在政治理想上，若是明天的得勝的人，不致後天就變爲壓制人的人，那麼，一種較大的而且格外創造的理想，是爲必需的。改造的舉動底與會和結果，應當是自由，和大度的精神；並不是拘泥的限制，和規條。

現在的經濟制度，將自己發動，集中在少數狠富的人手中。凡不是資本家，在他們選了職業底時候，對於他們的活動，差不多常常少有自由選擇；因爲他們不是那指撥機關的力的一部分，不過算是機器上被動的部分罷了。雖然有了政治的德謨克拉西，但在那資本家和那不得不謀他的生活的人中間，自治的權力仍然是非常不平等。經濟的事，在大半的時候，與人類的生活相接觸，較政治問題爲

親切。現在沒有資本的人，每每的不得不將他自己賣給大公司，如鐵路公司就是一個例子。他在公司的管理上，不能作聲，並且他在政治上，除他所隸屬的職工同盟，能爲他求得的外，就沒有自由。若是他偶然的欲得一種爲他的同盟所不視爲必要的自由，他是沒有權力；他必須服從，否則受餓而死。

專門職業的人所遇也正如此。大約大多數的新聞界中人，多被僱替他們所不贊同他的政策的報作文字，能有大報的，只有富人。至於無錢的人的意見，和利益，能在報上發表的，實是意外的事。國中有才智的中間一大部分的人，是在市政上服務，在這地方，他們的職業底狀況，對於在他們面前所不能隱匿的罪惡，默不作聲。若是一個不從英國國教的牧師，他的意見與聽他講道的人不合，他就失

了他謀生的資格；若是一個國會的議員，不十分柔順的或愚魯的，追隨或擔任輿論上一切的轉移，他就要失掉他的位置。在各種生活上，經濟組織越大越嚴底時候，思想獨立受失敗底責罰越大。人類逐漸馴良，逐漸服從命令，而放棄爲自己的打算底權，這還有甚希奇呢？然而在這些事上，文明終不免於沉淪停滯。

怕貧困，不是能生出自由創造的生活底動機，然而算是鼓動大多數的工人天天做工的主要動機。願佔據比較一切人所應當有的財產和權力還要多底希望，雖爲富人致富的相當動機，他的結果是不好的；這種希望，迫人昧着他們的良心，反對公道，阻止他們在社會問題上，作誠實的思想；然而在他們心中便覺得不安，以爲他們的快樂，是由別人的苦痛上得來的。至貧富不公一層，也應使他成爲不

可能的。然後大的恐怖，纔可從多數人的生活上去移去；並且在少數人中，那希望也可有更好的形式。

但是安寧和自由，僅算好政治制度的消極條件。當我們得了安寧和自由的時候，我們也需要積極的狀況：即鼓勵創造能力。僅有安寧，可以生出一種裝飾的無進步的社會；安寧要創造力做他的幫助，藉保人生冒險事業和利益底活潑，與向着永新的和較好的事底運動。人類的制度，沒有最後的目的；最好的目的，就是那能鼓勵人向着更好的地方進步的目的。沒有努力和變更，人類的的生活不能保守其好。我們應當要的，不是最完美的烏托邦，乃是想像和希望。是活的是動的世界。

人類所希冀的天堂，為未曾發生過什麼事故或變遷的：這是人類

工作過於操勞所受的困倦底不幸的證明。因困倦生出惟有休息爲謀快樂所必需底誤解。但是人在休息了一刻之後，因爲無聊，又重向活動的方面進行。因這原故，快樂的生活，必爲其中有所活動的生活。若要這生活，也成爲有用的生活，這活動應當爲盡量的創造的，而不僅爲劫奪的，或保護的。但是創造的活動，需要想像力和創造力：這乃是現狀所反對的。現在有權的人，以破壞現狀爲憂，怕他們的不公平的權利被人削奪。以現在秩序爲有益，而兼有人類和其他羣居動物所共有的習俗的本能的人，建立了一種從初入學到老死和下葬的時候，永遠斥責創造力，或餓死想像力的制度。教育所根據的全副精神，必要變更，藉以勉勵兒童爲他們自己思想和知覺，而不致於被動的順從別人的思想和感覺。這不是生出自我

發動的事是酬報，不過爲一種屬於心理的氣象，（Mental atmosphere）在以前已有過有這種氣象的時候；如希臘隆盛時代，和英國伊黎沙伯的時候，（Elizabethan England）可以視爲先例。但是在我們現在的時候，大而且相機器的組織的暴虐，正從事消滅個性和心思的自由，並且一步一步強迫人順從一致的模型，因這種組織，是由在上的人管理，他們不甚知道爲被他們管的人的生活着想，也不甚注意到這層。廣大的組織，爲現在的生活上不能少的一種要素，然而有些改革家，如毛裏斯（William Morris）就是一個，以取消他們爲目的；這是沒有用的。這些機關使保存個性更加困難，這是實在的，但是所需的，爲能叫他們和爲個人自己發動的最大可能的範圍相併底方法。

達這目的底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就是叫各組織的制度，合乎德謨克拉西的。現在我們的立法機關，除了婦女不能參預底這件重要的事外，差不多是德謨克拉西的。但是我們的行政方面，仍然是純粹的局部政治的（bureaucratic）並且我們的經濟組織，是君主的，是寡頭的。各有限公司，皆由自己委任的人，或舉出的管理人辦理。除非在一種工作上做工的人自己管理他們所做的工作上的管理，決不能有真自由，或真德謨克拉西。

別種增進自由的方法，就是對於附屬團體，無論他們是地理上的，或經濟上的，或為共同信仰所關係的團體如宗教上的派別，都加增他們的自治。現在的國家如此底大，了解他的機關如此的少，所以一個人在他有選舉權的時候，並不覺得他自己是決定國家政策的

勢力的有效的分子。除非在那能和一個有非常權力的團體同作的事上之外，他覺得他自己差不多是不重要的，至政府則處於永久疏遠無人性的境況中，這種境況和天氣一樣，爲人所不得不忍受的。在管理小團體有分的人，可以復得些有人的機會，和責任底情感，這種情感，在古希臘或中古意大利時候，是屬於州城公民的。

無論那一團體的人，在有強大組合的感覺底時候，——如屬於民族，或商務，或宗教的團體，——自由所要求的，就是他能自由爲他自己決定一切對於外界很重要的事務。這就是普遍要求民族獨立底根基。但是民族不僅是應當自決他內部事務的唯一團體。並且民族，和別的團體一樣，在和別的民族有相等的關係的事上，不應有完全的行動自由。自由要自治，不要干涉別人。最大的自由，不能由

無政府得來。調和自由與管理，是一個難問題，然而爲無論什麼政治主義所必遇的一個問題。

政府的要素，是按照法律用武力求獲一種爲掌權的人所可欲的目的。用武力強迫個人或團體，差不多於他自身是常常有損的。但是沒有政府，他的結果，不是人類相互的關係上完全沒有武力的，而是武力爲有強盛的搶奪本能的人所運用。於本能較爲不激烈的人身上，不是產生奴隸制度，就是使他們時時能立即用武力反抗武力。這種事，在現在是國際關係上所常見的，因爲現在沒有國際政府。國際間無政府狀態的結果，使我們深信無政府主義，對於世界上的罪惡，沒有辦法。

大約有一個目的，僅有一個目的，爲政府用武力有益的，即減少世

界上所用的武力的總額。比方法律禁止謀殺，可減少世界上橫暴的總額，這是狠明瞭的。並且沒有願意主張父母應有無限的自由，虐待他們的子女。在有些人要對於別人施行強暴的時候，決不能有完全的自由，因為不是施行強暴的欲望必須制止，即是被害的人必終于忍受。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雖然個人和社會在關於他們自己的事上，當有極端的自由；他們在對於別人有關的事上，不應有完全的自由。給自由於強者使得他可以壓制弱者，不是謀得世界上自由的最大的總額底手段。這是主張社會主義的，反對放任的經濟家所建議的一種自由底根據。

德謨克拉西，——為由來最好的發明，——為力求減少政府干涉自由的發明。假使一民族分為二部，二部不能皆勝，德謨克拉西在理論

上主張多數得勝。但是德謨克拉西若沒有很大的責任下落與他並行，不能算是完全無比的發明。愛「一致」或僅樂「干涉」或不願分割嗜好與性質，每每引起「多數」在於他們實在沒有關係的事上管理「少數」。我們中間應當沒有人願大不列顛的內部事務，容世界議會來解決，假定有這種議會存在。然而有些事，這種機關所解決的，能比現在政府的各機關解決的好。

有政府存在的地方，對於人類的事務上，合法的用武力的學說似乎明瞭。武力僅能用以反抗用武力反抗別人的人，或用在需要公共解決的地方，而少數反對多數的行動，不尊重法律的人身上。這些似乎算是合法的用武力；並且他們在國際事務上，也應當有合法的使用武力地方，如果國際政府成立了。至在沒有政府的地方，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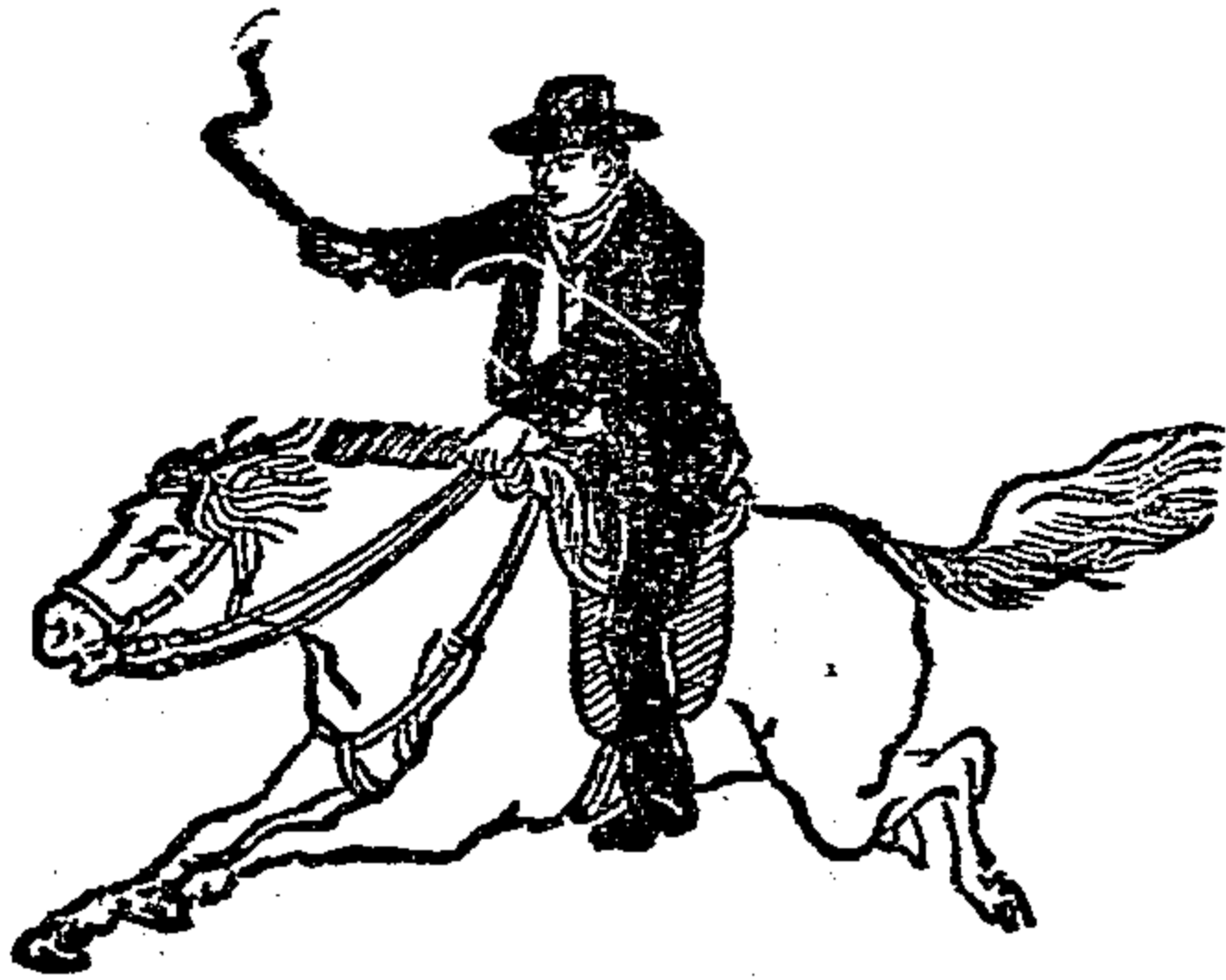
合法的使用武力底問題，另有不同，我們現在且不去談他。

雖然政府必定要有用武力，而且有時候可以合法的使用武力的權；改革家有減少實地強迫的需要的制度的目的，將有這樣的結果。比方我們中間多數的人，不行竊，不是因為行竊是非法的；乃是我們覺沒有行竊的欲望。人學習在創造上比在佔據上討生活的越多，引起他們反抗別人或強橫的干涉別人的自由底欲望越少。關於利益上的衝突，能引起個人或組織底爭端的，大半是完全幻想上的；並且當然是如此的，若是人的目的多注重在人人有分的財上，而少注意在為爭論的根原的私有佔據上。人類生於創造的生活，與他們日減他們用武力干涉別人的欲望。實成比例。有很多的事，在現在為公共的動作上不可少的，實可以留待個人解決。國中一切人

民，當有共同的宗教，這件事在以前以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現在我們知道沒有這種需要了。做此，可以見得人類的本能發展的越寬大，現在所主張的許多的「一致」越是无用的，甚且是有害的。

好政治制度，應當減弱其傾向武力的衝動，而治理之於下列二方法中：第一，爲創造的衝動增加機會，並用一種教育增強這類的衝動。第二，減少佔據本能的出路。分散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權，免得集中在實業界底領袖的手中，可以大減養成命令習慣的機會，這習慣就是可以生出運行暴虐的欲望。地方上和團體上的自治，可以使得政府被請解決與別人有關的事的機會很少。再取消資本主義，和工錢制度，可以移去恐怖和貪墨的主要動機，與阻止一切自由生活有關係的感情。

知道那些使我們受苦的罪惡，有多少是完全不必要的，並且知道用一種結合的努力，在幾年以內，能將他們消滅的人，似乎很少。設若各文明國內，有大多數的人作如此的欲望，在二十年內，我們能消滅一切無價值的貧困，一半的疾病，和使人口十分之九墮落的全部經濟束縛；我們使「美」和「樂」充滿世界，並可得普遍的和平。這僅僅因為人是冷淡無情；僅僅因為想像是遲惰的，而以為已往的事如此的，將來必定永是如此；所以這樣事，總沒有成功。但有了善意，大量，和智慧，這些事便可以實行出來。



資本主義與工銀制度

(一)

世界上面充滿了無數可以阻止的罪惡。許多人都情願看見他們消滅。

然而這種種罪惡依然存在；並且關於能實實在在棄絕他們的事業，也毫沒有做過。這種矛盾的現象，足使那些無經驗的改革家驚異；並且可以喝破那些乍知道改革人類制度的困難的人的迷夢。戰爭，在一切文明國家內，多數人都認為罪惡；然而認為罪惡也不能阻止戰爭。

財貨分配不均，在那些不富裕的人看來顯然是種罪惡，而不富裕的人佔人民總數十分之九；然而這種制度却毫未消滅。

掌權者的專橫，是大多數人類所受的無數困苦煩惱的源泉，然而權力還只在少數的人手中，就是有些變更的趨勢，也只是更集中於少數人的手內。

我想先研究現在制度的罪惡，和以往改革家成功極其有限的原因；然後再提議些可以希望後來有更爲永久的成功的理由。

這次戰爭，對於那些一切希望好世界的人，好像是挑戰一樣。這種不能免除人類大危難的制度，總有錯誤的地方，若非後來大戰的危險能以設法減少，則這種制度，也不能有長治久安的修正方法。

然而戰爭不過算是一顆罪惡的樹所開的最後一枝花。就在和平的時候，大多數的人過那單調勞動的生活；多數的女子不得不任苦役，青春未盡，幸福的機會，早就摧毀了；多數的兒童，長成了，但對於

可以擴大他們思想可以刺激他們想像的東西，毫不知道；眼見着這樣現象，也無人說。那些少數有幸運的人，因為着所享的不公平的權利，便變成不寬大；因為恐怖大多數人的覺悟，就變成壓制。自最下等到最上等，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聚精會神的在經濟競爭之中；爭取他所應得的，或保持他所不應得的。物質上的佔據，無論是在事實上或欲望中，支配我們的舉止，常常排拒大度的，創造的衝動。佔據力——佔有和保持的感情——是戰爭的根本原因，而為政治社會所受的一切弊害的根源。惟有減少這種感情的勢力和減削他在人類日常生活上的地位，新制度才能替人類謀永久的幸福。

減削貪暴勢力的制度是可能的事，但非澈底改造現在經濟制度不行。資本主義和工銀制度須廢止，因為他們是一對吃盡世界上

生。命。的。怪。物。 我們必得有一種良好的制度來代替他們這種制度。須能阻止人類侵掠的衝動，並且可以減少經濟上的不公平，因為經濟上的不公平，使得少數無所事事的人，安富佚樂，而勞苦終日的人，反終身窮困；但是我們更要一種制度破除雇主的專橫，使人人能防禦貧困，同時又能在管理他所恃以為生的實業中發展個性底創動力。稍為良好的制度，即能貫徹這一切的目的。 凡德謨克拉西只要因為承受那本無可以忍受之理的罪惡而生厭倦，隨時都可以建設這種制度。

經濟制度的目的，可以分爲四種：第一是貨財有最多數量的生產，和增加技術的進步；第二，是分配底公平；第三，是安寧生活防禦貧困；第四，是釋放創造的衝動，減少佔據的衝動。

在四者之中，末者尤爲重要。安全所以重要的，不過是因他達到這目的底手段。國家社會主義雖然可以有物質的安全，也可以比現在較爲公正，但終不能解放創造的衝動或產生進步的社會。

現今的制度，於這四層目的都不能達到。替這種制度辯護的人，大半說，這制度能達到第一種目的，就是能有最多數量的物質財的生產。然而這制度行事的眼光非常短小，從長計議起來，畢竟還是耗費人力和天然資料。

資本主義的企業，深信現在和最近的將來生產額有加增到極多數的必要。因爲服從這種信仰，所以便把地面上的新部分，不絕的拿來受實業主義的摧殘：亞非利加的廣大部分成爲芮德（Rand）羅底西亞（Rhodesia）欽伯里（Kimberley）的地方金礦，金剛石礦

所需用的工人的增補場所；爲這目的，地方人民的道德被他敗壞，擔負重稅，且被迫而起反抗；又有受歐洲的罪惡和疾病的傳染的危險。強健活潑的南歐民族被誘到美國，那地方勞苦卑陋的生活，就不致他們於死，也要減少了他們無數的生機。就我們城市的居民而論，他們所生活其間的情形，對於他們的損害，我們是已經知道底了。世上人類的精神是如此，物質的材料也是如此，礦產，森林，麥田等，經了開墾，差不多不久就要用完了。在物質生產一方面，世界過得實在太快，好像發昏一樣，差不多所有的能力都衝向生產上去，不問所生產的是甚麼，也不問他的代價如何。然而現在的經濟制度，還有人替他辯護說他是進步的保障呢！現在的經濟制度，對於他所應注目的其他三個目的，也不見得有甚麼成就。資本主義和工銀制

度的罪惡很多；最明顯的，是鼓勵侵掠的衝動；容許經濟的不公平，並且還給雇主許多專橫底範圍。

至於侵掠的本能，我們可以說，大概說來，在天然界中，取得財物的方法不外兩種：一是生產；一是劫奪。在現今的制度之下，雖然他們所以爲是劫掠底，是業經禁止，然而對於社會的財力沒有供獻，而能得着貲財的方法，也還不少。土地或資本的所有權，無論是取得的，或遺傳來的，在法律上，都有享受永遠收入的權利。雖然大多數的人，必藉生產而謀生，但是有特別權利的少數人，却可安逸過活，不用生產一點東西。這些人不但有特殊的幸運，也還受特殊的尊敬，所以一班人都懷着加入他們這階級的欲望，而不願意接受那由這種方法得來的收入，無論怎樣都非正當的事實。除了被動的享受租

銀或利息之外，取得貲財的方法大半都是侵掠的。人類積聚財產，大概總不是由有益的發明，或他種增進社會財力的事業；大半總是用手段去強佔或欺詐別人而來的。然而受我們的現在經濟制度所引起而有狹隘的取得精神的，也不止是富豪一種。人生時時有流入貧困的危險，逼著大多數人用他們的時間和思想的大部分從事經濟競爭。有一種學說以為這樣可以加多全社會的產額總數。然而我却深信這說是完全不對的；理由後說。

經濟的不公平，是現今制度上最顯著的罪惡。若說一個人，受了很大的遺產，就應當比那些不得不做工以謀生活的人，配受社會的待遇，這話簡直是荒謬絕倫。我並不是主張經濟上的公道，應當要人人有恰恰同等的收入。有些工作爲了效率起見，收入應當比別

種工作大些，但除非因爲他工作中的效率所需要而外，或作爲他一定的服務的獎品而外，一個人的收入若超過他所應享的，便有了經濟的不公平了。這一層狠爲明顯，不用多說。

近世專利的興起大公司，如托辣斯（Trusts）加爾持（Cartels）雇主同盟（Federations of employer）等等都使資本家有更大的吸取社會脂膏的能力。

這種趨勢，是不會自己停止的，惟有藉着那班不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利益的人的確定動作，才可除掉。不幸無產階級和資本家的分別，沒有像在社會主義理論家的心中那樣清晰。職工聯合，在各種擔保證券中，都有存款，公司保險的團體都是很大的資本家，而且許多的人，用投資的儲蓄來增加他工資的收入。所有這種種情形，都使

澈底的根本改造現行制度更加困難；然而却不能減少人對於這樣改革的欲望。

在如法國工團主義者（French syndicalists）所提議的那樣的制度，每種職業應當自治，並且完全獨立，不用中央威力治理；這樣未見得能得著經濟上的公道。有些職業在爭議的時候比別種職業有更強的位置。例如煤炭業和運輸業，能使全國生活停頓，就可用這事來恐嚇社會，強取金錢。在他一方面，如教師用罷工來恐嚇，也引不起甚麼恐怖；所以爭議時，就要立在很弱的地位。有關係的團體，爲他自己的利益，能無限制的使用強力；這種制度，決不能得着公道。因這緣故，所以工團主義所希望底廢除國家的計畫，並不能和經濟正義相調和。

雇主的專橫，現在剝奪了多數人生活中一切的自由和自發的能力，從雇主有辭退的權力因而失去工薪的時候，這種事終不能免。而又有人以爲若使人能有盡力做事的奮發心，這種權力實不可少。但人類既漸進到文明，根於希望的奮力，比根於恐怖的奮力，漸漸成爲可欲。人類因工作優異而受賞，比因工作惡劣而受罰，總要好得許多。這種制度，在市政服務上已經實行。在市政服務，要免一個人的職，只有爲了極大的罪如謀殺，或非法的曠職等事。一切願意作工的人，不問他所諳練的工作，是不是現在的所需要的，都應當給以足敷生活的工資。若他的工作非現在所需要，就應當用公共費用來教授一種新職業。駕駛二輪馬車的人，何以因爲使用汽車就應當受痛苦呢？他沒有犯罪，至於他的事業，不爲社會所需要的原

因，也完全不是他的能力所能及的。不但不能讓他餓死，我們還應當教授他駕駛汽機的法子，或他種適宜的新職業。在現在時代，爲了一切實業上的改革，總會使一部分工人受困難，所以在工人一方面就有一種專門保守的趨勢，疾惡新奇，新程序，新方法。然而這種改革，若是於社會有永久利益，也是應當實行出來，所要緊的是不要使社會上那些他們的舊式工作變成不需要的人，受不應得的損失。人類本能的保守，確能使得一切生產手續的改革，比他們所應當改革的慢。若再加上因爲改革時不公道的運用，迫着有組織的工人取那本可免除的保守，那就更加可憐了。

那就有人說，若是恐怖失業的心不催着他們往前去作事，人的工作就會不好。我想在現今像這樣的人，只怕是很少的。而這些有

這種情形的人，若給以更適合性情的工作或更聰明的訓練，也可使他們成爲勤勉的工人。其餘用這些方法不能撫慰他們成爲勤勉的人，大概可以看作病的現象，需要醫藥的治療而不是刑罰的處治。和這些人相對的，就是那些因爲他們生活狀態有非常可怕的不定，和他們的勞役非常無規則，以致現在健康上或勇氣上受了損害的許多人。至於大多數的人，安寧就可使他們有身體上和道德上的康健了。

雇主專橫最危險的地方，就是他們因此有權能干涉到在工作時間以外的活動。一人失業可以因爲雇主不歡喜他的宗教或政策，或是以爲他的個人生活爲不道德。他可以因爲他在他同事工人之間要想產生一種獨立之精神，因此被免職。他也可以因爲是比

大半的人多受些教育，所以就更為危險，因此便永找不着職業。這都是現在所有的實在情形。這種弊病就是在國家社會主義底下也不能免掉，反要加甚。因為國家成爲唯一雇主的時候，就無地可以逃避他的成見，像現在有時因為各人的意見不同而發生這樣事的樣子。國家可以隨意執行他偶爾所歡喜的制度，而且國家也差不多一定會這樣子做去。思想自由因此便要受罰，而一切精神獨立也都要滅亡了。

無論甚麼嚴厲的制度總含有這種罪惡。因此分歧和缺乏完全統系是非常需要底。少數黨應當有以自存，而且能自由發展他們的意見。若這件事不能得着，那麼迫害和一致的本能，就會強使一切的人進入一個模型，使得一切有生氣的進步都不能成功。

因爲這些理由，所以只要一個人情願工作，我們就不應當讓他受貧困的苦。而且不應追究他的意見或私人生活；惟有本着這基礎，才能建設一種不根據專橫或恐怖的經濟制度。

(二)

經濟改革家的權力受勞動者的技術生產力所限制。當多數的人必得所作極長時間的工作以求一飽，是人類僅圖生存所必要的時候，除了貴族的文明以外，決沒有他種文明；若是有人能有充分餘暇作知識的生活，就必定有爲了少數人的好處而犧牲底人。然而必需這種制度的時代，已隨着機器的進步而過去。現在的時代可以有一種經濟制度，就是有精神上需要的人，也可在其中得着滿足。一天用幾個鐘頭的手工，一人就可以生產爲謀出自己生存所

必需的物品；若是他情願屏棄奢華，社會對於他所能要求的也止此而已。對於一切願作短少時間的工作得少數工資而將他的餘暇化在他們所喜愛的事體上的人，應當准其如此。願取這種方向的人，一大半會像現在有錢的人所行底一樣，將他們的時間用作游樂，這是無可疑底。然而在這種社會內，就不能說他們是賴着別人勞動而生活底寄生蟲。并且也可以有少數人將名爲無事的時間化在科學，藝術，或是文學，或是別種可以生出重要進步的事業上。在這些事上，組織和系統只能產生危害。我們所可作的唯一的事業，只有設備機會，不以多數人不能善用機會所生的耗費而沮喪。但是除了極端的懶惰，和背常的野心等事而外，大半的人，總可情願選整日的工作，得整日的工價。對於這些人，這些可以成爲很大

的大多數的人，要緊的事情，是日常的工作，要能盡量底供給興趣，獨立，和自創的地方。只要入款能達到極低的限度。這些東西比入款更加重要，只能因職工聯合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因實業的自治，而將一職業對於其他社會部分的關係，給國家管理，而得着。就我所知，此外並無別法。

職工聯合社會主義，如顎銳支（Orange）和新時代（New Age）所提倡者，帶有反對政治活動而贊成職工聯合有直接的經濟動作的議論。這一點，他和工團主義相同，並且其中有許多新的思想，都是從他裏面取出來的。但是我看不出取這種態度有甚麼理由。政治和經濟動作，據我看來，有同等的必要，各有他自己的時期和地位。利用現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謀社會主義的目的，這種企圖我以

爲固然有危險。但和我們所希望看見底經濟制度中的改造相並行底，尙有用政治動作去改造國家機關的需要。在英國，無論那種改造都不致於由忽然的革命而實現。我們必得希望每種，若是能來到，都能一步一步的來；並且我疑惑二者之中是否能不用其一而
其他一件能有或應有進步。

我們根本上所希望看見的經濟的制度，應當在那樣制度裏，國家是唯一的收納經濟實金的收入者，而私有的資本主義的企業，統統爲那些實地作工底人所組合的自治團體所代替。

一個人若是情願作整天的工拿整天的錢，或是作半天的工拿半天的錢，除了因爲這樣安排會生出實際上不便當的地方以外，應當准其隨意。一個人的工錢不應當因爲他的工作社會不再需要，以

這樣意外的事情而遭停止；但應當在他一直願工作的時候，都付給他，若在必要時，還可用公家的費用，教授他一種新職業。若是他不願工作，在不能用合他性情的的工作來勝過他的時候，就應當用教育或醫藥來治療他。

在同一實業上工作的人，應當組合成一自治團體，他們的工作，不應當受外面的管理。

國家對於他們所生產的，應替他們製定價格，但對於別的事，一概應由他們自主。製定價格，國家必得儘量容許每一實業使用他所能採用底改良方法以圖發展，但應當設法防範因外面經濟情形變動而來的不應有的損失或利益。這樣一來，種種進步的刺激都有了；而不應有的貧困的危險也減到極小的地步。雖然這個樣子大

規模的經濟組織還必得繼續下去，但却有了一種權力的散佈可以除去現在男女所感受的個性萎廢的痛苦了。

(三)

有些人雖然可以承認這種制度是很可欲的，但要辯論，以為這制度決不能實行，我們所以要顧慮到目前的目的上才是。

我想每一政黨必有目前的目的，希望在下屆國會可以實行出來的計畫，和有遠大的計畫一樣，這是可以承認的。馬克斯社會主義在德國所吃虧的，就是他黨派在人數上雖然佔有勢力，在政治上，却甚為軟弱；因為他除了等候革命以外，沒有別種小計畫可以要求。而德國的社會主義，為那些情願有一種稍為能實行的政策的人所奪以後，所起的變遷，也恰是一種錯誤：採取惡劣政策，如軍閥主義，帝

國主義等，而不提倡部分的改造。其實部分改造，無論怎樣不充足，總算是向著正當方向的步驟。

法國工團主義的政策，在歐戰以前也有和這相似的缺點。一切事業，都是等着總同盟罷工；以為預備充足，就會有一天，全體的無產階級，一致拒絕工作；資本家就會承認他們的失敗，同意屏棄他們的利權以免餓死。這是一種戲劇的見解。但愛戲劇，就是真見解的敵。人類除了在極少的情形外，不能驟然受訓練去做和他們從前所做的完全不同的事業。假使總同盟罷工能有勝利，那些得勝的人，雖然和他們的無政府主義相反，也被逼着要建立一種行政計畫，創設新防禦的力量，來禁止任意有損的破壞；建設臨時政府，指揮革命軍的各派。但工團主義者，在原理上，和一切政治行動相反；他們

准許覺得他們取這樣必要的實際步驟，是拋棄他們的理論；並且也可覺得他們因為從前不注意政治，會缺少所必需的訓練。爲了這樣緣故，大約就是經過工團主義的革命，實際大權仍然要落在不是真正工團主義者的手裏。

對於未來的革命，或總同盟罷工驟然實現的計畫，還有一層駁斥的地方；就是在當時沒有事做的時候，熱忱就要消滅，且沒有部分的成功。來調節那久待的厭倦。用這方法所能成功的唯一運動，只有感情和計畫都是很簡單的，如受壓制的民族謀革命之類。但資本家和勞動者中間的分別，都沒有像土耳其人和亞爾米尼亞人或英國人和印度土人那樣斬然截然。許多提倡社會革命的人所取的政治方法總不免於錯誤，就是一大半因為他們不知道社會上有許

多人的同情和興味，一半在資本家方面一半在勞動者的方面。這些人民使得一種旗幟鮮明的革命非常難成。

因為這些理由，那些目的在不是立刻就能成功的經濟改造的人，若要有一點成功的希望，必定應當能借着那些雖然不能就達到目的，却是自身也有用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接近所求的目的。必當有活動以訓練人類，為他們最後所要實行的；同時在最近的將來，應有可能的成就，不要止泛泛底希望很遠的極樂園。

但我雖然相信這一切話都是不錯的，我也一樣的深信，真正的徹底有生氣的改革，也應當有超目前的眼界以外的想像，覺悟人類可以隨自己所選將人類生活造成怎麼樣。若沒有這些這樣的希望，人類就沒有勝過反對所必要的精力和熱忱，或在他的宗旨在不受歡

迎。的。時。候。就。沒。有。堅。持。的。毅。力。所。有。個。個。真。心。誠。確。希。望。生。活。情。形。中。有。大。大。的。改。良。的。人。第。一。必。得。和。嘲。笑。奮。鬥。然。後。和。壓。迫。然。後。和。利。誘。及。狡。謀。的。企。圖。我。們。由。苦。痛。的。經。驗。中。知。道。經。過。這。三。層。磨。難。而。不。受。損。傷。的。人。是。何。等。的。少。而。在。末。後。一。層。當。全。地。的。寶。藏。都。呈。現。在。面。前。的。時。候。除。了。那。些。因。為。有。明。晰。的。思。想。使。得。他。們。最。後。的。目。的。活。潑。底。現。在。目。前。的。人。以。外。脫。離。畢。竟。很。難。差。不。多。竟。是。不。可。能。的。了。

經濟制度根本上所關係的是物質財的生產和分配。我們現在的經濟制度，在生產一方面是耗費，在分配一方面是不公。他對於多數人，使他們成爲經濟勢力的努力生活，對於少數人，使他們能有無論甚麼不應當有的權力，加在別人身上。在完善的社會中，生存必需品的生產，除了爲那些少數以製造必需品中的事業爲樂的人

而外，都是那重要而有趣味的生活的初階。經濟的需要支配人類，像如今這個樣子，實毫無必要。而現時所以成爲必要的，半因財富不均，半因除了中人家而外，有真正價值的事物，如良教育等，實難以得着。

土地和資本的私有，不能用公道來辯護，也不能說他是生產社會所需要底經濟方法。但他最大的弊端，就在他阻滯了男女的生活，他使得一切成就，都帶有無憐憫的佔據，他領着人類費一大半的時間同思想，去營求物質財，以及他成文明和創造精力的發達的一個可恐怖的障礙。

達到一種可以免除這一切罪惡的制度，並不必急劇，一步一步的達到經濟自由和實業自治，這是完全可能底。設立我們適才所討

論的制度，有些外面困難，這話并不確。若是沒有組織的勞動者，情願創造他，決沒有可以阻止他們的，其間所有的困難，就是喚起人的希望，使他們有充分的想像力，能看出他們所受的苦痛是不必要，並且還有充分的思想，能知道如何可以糾正這些罪惡。這種困難是時間和精力所能勝過的。然而若是工人組織的領袖沒有廣大的眼光，沒有想像，除了在現在制度的間架中間，謀些微表面的改良以外，沒有希望，就不能勝過這困難了。革命的舉動，是可以不必要，改造的思想，是不可少；並因思想的結果，而要有一種合理的建設的希望。

社會主義之缺點

(一)

社會主義在初起的時候，本是一種革命運動；目的在解放勞動階級和建設自由及公道。由資本主義達到這種新制度，這個過程非常急劇：沒收資本家一切底財產而不給與賠償，並且也不用別種權威代替資本家的勢力。

後來社會主義的精神漸漸起了變化。在法國，社會黨員加入政府，在國會中有時能成爲多數黨，有時也能破壞多數黨。在德國，社會民治主義日漸強盛，社會主義者也就不能拒絕那拋棄些極端的主張，作爲政府承認他們要求的報答的趨勢。在英國就有費比恩（Fabian）派的人鼓吹改造的利益勝於革命，可調和的爭議勝於不

可調和的仇視。

逐漸改造，這方法比起革命來，自然有許多優點，我也毫無鼓吹革命的意。不過逐漸改造也有幾種危險：例如事務的管理權或所有權一直在私人手內，和用鼓勵立法干涉的方法謀勞動階級各部分的利益。這種種方法，對於鼓舞起初的社會黨人和現在提倡社會主義的大多數的人那些理想，有什麼貢獻我狠為懷疑。

試用鐵路收歸國有的事來證明他。鐵路國有，是國家社會主義最足代表一切的目的，完全可以實行；許多國家業已實行成功，並且也是逐漸達到經濟集中主義（Collectivism）所必取的步驟。但若國家用完全的金額，由股東手內收回鐵路，我覺得這毫無可以相信。因此可以求着真正的德謨克拉西，自由，和經濟的公道底理由。

經濟的公道，雖不要求將國家收入中支給那些收利息或租金的人的部分完全廢棄，却要將這比例極力減少。若是鐵道股東的股分都改給國家證券，那麼他們所得的收入，就永遠和他們所能希望由他們的股分得來的收入相等。這樣一來，除非有相信鐵路收入可以大為增加的理由外，決不能變更財的分配。若要變更財的分配，惟有將現在的主人的所有權奪去，或是給與較市面價值低的價值，或是給與終身利息，以作賠償。若是給以全值，那麼經濟上的公道就毫不見增進。

至於自由，也是一樣底沒有進步。在鐵道上執事的人，對於鐵道的管理或賃銀和工作的條件的發言權，不見得比從前多。從前他們和管理人奮鬥，尙可以赴訴於國家。現在他們不得不和政府直

接奮鬥了。就經驗看來，政府的部局，對於勞動者的爭持，不見得有什麼特別底恩慈。假若他們同盟罷工，他們就必得和國家有組織的全副力量奮鬥。在這種時候，惟有恰巧有堅強的民意幫助他們，他們才可以得勝。然而就國家常常可以施於出版界的勢力看來，民意難保不受運動的反對他們；而這種事實在名義上稱爲進步的政府掌權底時候，更爲容易發生。各種鐵路的政策，沒有互相歧異底可能。英國鐵道的工人，許多年來，受了東北鐵道比較上寬大政策的賜，得着利益，他們就能用他作別地方也當採用相類政策的證據。然而這類的可能，都被國家管理上那種死板的一致，排除淨盡。況且對於德謨克拉西也沒有真正的進步。鐵路行政都掌在官僚手內。官僚們的成見和結合，使得他們和勞動者分開，而且因爲

使用權力的習慣，養成了專制的脾氣。名義上管轄這些官僚的民治的機關，都是不靈便的而且遼遠的，惟有對於引起全體國民注意的頭等大事，才得活動。就是在那時候，官僚同政府的高等教育，和他們地位上的便利合併起來，也能將公眾引入歧途，而使得他們的同情甚或離開最高的理由。

我不否認現在有這些罪惡；我只說在現今的經濟和政治情形之中，決不能用鐵道國有這類的方法來救濟這些罪惡，惟有較大的改革，人心的習慣有更大的更張，方為真正有生氣的進步所必需。

(二)

國家社會主義，就在有政治的德謨克拉西形式的民族內，也不是真正德謨克拉西的制度。試就政治範圍內取個比喻來說，就可見

出他所以不能成爲德謨克拉西的制度的原因了。凡是主張德謨克拉西的人，個個皆承認愛爾蘭應當有自治的政府處理愛爾蘭的事務，而不應當有人告訴他說，因爲在聯合王國的國會內有代表，就不應當有怨恨。凡是公民團體，他們的利害和欲望，使他們與社會上的一切別的人分開，就應當可以自由處理內部的事。這是德謨克拉西的精髓。而凡能施於民族的或地方的團體底，也能施於經濟上的團體，如鑛工或鐵道工人等團體。至於普通選舉的國民機關，不能替這種團體謀他們所應得的自由。

官僚的權力，是近代國家中的一大危險，而且還逐漸增大。那些組成民衆控制官僚最後方法的選民的大多數的人，大概對於一種特別問題從不會有什麼興趣，因此對於違反那些在那問題上有興

趣的少數人的意見的官僚，也就不肯來干涉。由這事實便發生官僚權力底危險。官僚在名義上受平民間接的制裁，却不受他們的行為所直接影響的那些人的管理。普通人民的大多數，對於爭辯的事，總是永不過問；就是過問，也只是本着不完全的報告，產出一種倉卒的意見。而這報告又大概從官僚方面得來的，比從社會上與這爭辯有關係的那一部人方面得來的多。若在重要的政治問題，或者可以有幾分知識傳佈在外間，至於別的事，就難有這希望了。

官僚的權力，可以說比資本家的勢力，危險較少；因為官僚沒有和勞動者相反的經濟利益。然而這種辯證所含的人類政治性的學說，未免太簡單。而正教的社會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却把此說從文學的政治經濟學派（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即亞當

斯密約翰穆勒等所提倡的自由經濟學派）中取來，雖然他的謬誤日見顯露，却還是極力奉持。其實經濟上自我的利益，甚至於經濟上階級的利益，都不是唯一重要的政治動機。官僚的薪俸，大概從不受他對於某種事項的判決的影響，所以只要有中等誠實的人，總可依着他們對於公眾利害的見解下判決。然而他們的見解，也未嘗沒有成見，可以使他們入於歧途。我們在將我們的命運完全付託政府機關自己絲毫不留之先，必得研究明白這種成見，這是很重要的。

所當攷慮的第一件，就是在很大的組織中間，大國尤其是如此，立法者和執事者離他們所管理的人很遠。他們的判斷所要影響的生活情形，他們就在想像中也想不到。這件事使得他們，雖然就是

非常勤懇，非常願意受藍皮書或統計表教導，也還是對於許多應當知道的事體，都不知道。他們所熟知的唯一事件，就是例行公事和行政條例。我嘗聽說法蘭西的教育總長，有一次拿出錶來說，「在這時候，法蘭西凡屆某年齡的學童，都學某種功課，」這是執政者的理想。這是和自由生長，創動，實驗，或其他遠大的發明，完全相反的理想。論政治學說的教科書，都不承認懶惰是動機中的一種，因為一切關於人類本性的普通知識，都被看作配不上這類事業的尊貴。然而我們知道，除了少數人外，在大多數人中懶惰是極有權力的動機。不幸在這件事上，懶惰受愛權力的心底幫助，叫強幹的官吏創作法制，而懶惰的官吏，却歡喜來執行他。強幹的官吏，對於不由他管理的，當然不歡喜。在一切事未做之先，他的官吏地位是先要求

得的。無論什麼事，只要他看見，他總要設法變更一些。這樣，才可滿意，覺得實在是有權力，而且使這權力被人覺得。若他循着良心，他就想出一種完全一致而又嚴密的計畫，自信這是最好的。於是毅然決然的施行起來，無論什麼有希望的生長，他爲了整飭的緣故，不惜摧殘，這樣，必然的結果，就是種死靜沉悶的氣象，好像新造成的一座短形城市，和一座經過無數年代由各個生活和個性所發展出來的古城的美麗豐富的氣象相比較一樣。大凡由生長而來的，總比由命令中產出的活潑得多。然而強幹的官吏，總願捨去自然生長的表面無秩序，而取他所命令的事物的整齊一致。

僅僅權力的佔有，便會生出愛權力的心，這是件很危險的動機。因爲證明有權力的唯一方法，就是禁止他人依他們自己的志願行

事。德謨克拉西學說的要素，就是將權力分散在全體人民中間，因此，因為大權集中一人而生出的種種弊端，可以免除。然而藉着德謨克拉西的權力分布，惟有在選民對於所討論的問題有興趣的時候才可有效力；在他們對於這問題沒有興趣的時候，他們就不會想來管理他，而所有實際上的權力，因此就會流入官吏的手裏。

因為這種緣故，國家社會主義，或其他將國家大權放在一班，除了藉着國會間接的多少受民衆制裁以外，不直接受民衆制裁的人手內的各種制度，不能獲得德謨克拉西的真正目的。

對於人類政治行爲的新鮮研究，可以顯出愛權力比謀經濟上自我的利益還更強。愛權力的心，催着那班巨富的人向前猛進，他們的錢已經用不完；然而他們還向前集聚財產，不過是夢想漸漸的控

制世界上的財政。愛權力的心，明明是許多政治家的最有勢力的動機。他也是戰爭的一大原因，因為純粹就財的一方面看來，戰爭差不多公認為總是一種很壞的投機事業。因為這緣故，一種新經濟制度，只攻擊經濟的動機，而不干涉權力的集中，好像不會使世界發生什麼很大的進步。這就是對於國家社會主義懷疑的主要原因的一種。

(三)

權力分配的問題，比財的分配的問題，還要困難。代表制的政府機關，集中在最後的權力，以此為惟一重要的事，而忽略直接的執行權力。對於行政的德謨克拉西化的事業，差不多絲毫沒於着手。政府的官吏，因為他們的收入，他們的安寧，和他們在社會上地位的

關係，總是和富人接近。他們自入學校，就和富人是天天在一起底。然而無論是否偏袒富人，就上面我討論的理由看來，他們不見得會誠心贊助進步。官吏是如此，國會議員也是如此，不過議員要結交選民團體便了。然而這樣，也不過使得治人階級在他的種種特性外，更添上一種假面具。凡有在衆議院門前，看見那些議員走出來，游目四顧，帶着假笑，看着舉他的人，便拉着他的手，低低在他耳旁呼他做好朋友，脚步兒便帶着他進內而去——凡有看見這種情形，知道這就是議員所以能得着而且能維持他們的地位的方法底人，沒有不能看出像現今這樣的德謨克拉西，仍不是純粹完美的政治器具。普通選民對於不忠不信，不能看破，實是可痛；無論如何，在英國却是如此。對於一定的政治手段不留心的人，大概總可被顯然的或秘

密的壓迫或諂媚所勝過；而要求改良的人，大概會捨掉有謀公共幸福的心而沒有善於詞令的人，取那野心而擅詞令的人。而這野心的人，藉着他所激起的熱忱，得了權力，就會把他的勢力賣給政府黨；有時公然如此，有時遇着危難恐慌的時候，故意失敗。這是德謨克拉西實現在代議制度中尋常運用的一部分。然而若使德謨克拉西不致徒成笑柄，那麼我們不能不講求救濟的方法。

現在大規模的德謨克拉西中的弊病的原因，有一種就是多數選民對於所發生的問題沒有直接或親切的興趣。威爾士 (Wales) 的兒童，是否能在學校內用威爾士的語言？吉布色 (Gipsy) 人民是否應當遵教育當道的訓令，棄去他們游牧的生活？鑛工應當每天作八點鐘的工作嗎？基督教科學家 (Christian Scientists) (這是

美國近五十年來的一種宗教運動；艾狄夫人（Mrs. M. B. Eddy of Boston）是這運動的領袖；其中很有神秘意味，治病不用醫藥。在病危的時候，應當被迫請醫生嗎？這類問題，對於社會上一部分的人，有熱烈的興趣；對於大多數人，却沒有什麼興趣。若照數目上多數人的志願決定，那麼少數人強烈的欲望，就要被其餘那些不關痛癢的人的狠輕微而不知細情的幻念所壓迫。若這少數黨能在地理上聚在一處，所以他們對於所選的人數能決定幾名，像威爾士人和鑛工一樣，那麼他們還可以有得志的機會；就是使用那完全有利而他們的反對黨所稱爲「投票聯盟」（Log-rolling）的手段。然而他們若散布各地，在政治上又軟弱，如吉布色人民和基督教科學家等，他們和大多數人的成見相抗，很難有勝利。就是在地理上聚

集在一起，如愛爾蘭人等，也不能如其所願。因他們引起了大多數人的仇視，或是佔勝的本能。這類的情形，完全否認一切德謨克拉西的原理。

多數專制是件狠真確的危險。若以為大多數人的思想，總是對的，那就錯了。在新問題發生的時候，大多數底人，起初總是錯的。關於全國必須一致行動的事件，如稅則問題等，取決於多數，或者是最好的方法。但還有許多問題，用不着有一致的決定。如宗教問題，就是其一；教育若能達到一定最低的限度之後，也應當如此；軍事服務，更明明白白底當屬於這一類。凡不同的團體，可以有分歧的動作而無無政府的危險的，我們都應當准許他。在這些情事上，凡研究已往歷史的人，總可看出當新問題發生的時候，大多數人，因為受

成見和習慣的引導，總是走入錯路。進步須藉着少數人漸漸改易意見，變更風俗的力量，才得成功。有一時代——並不狠古——若主張不應將老年婦女看作巫蠱而焚燒他，便算是非常的大罪。但假使抱這種見解的人，受強力的禁止，那麼我們至今還沉淪在中世紀的迷信中間。因為這種種原因，所以大多數的人，應當抑制自己的意志，不能妄加在一致行動於那並非絕對必要的事件上；這是極端重要的。

(四)

若要救濟我們上面所研究的弊端和危險，就是極力擴張大權下落 (Devolution) 和聯邦政府 (Federal Government) 的制度。凡是有民族意識的地方，如威爾士和愛爾蘭等，在他們居住的領土內，

都應有完全的權力處決一切純粹的地方事務，完全不受外力干涉。但還有許多事務，不能交給地方團體，却要交給職工團體，或包含某種系統的意見的組織。在東方各國人民因他所信仰底宗教不同而屬於不同的法律。若在有許多相歧很大的信仰的地方，要想有一些自由的影子，和這樣相類底制度實是必要。

有些事情，純乎是有地理上關係底，如煤氣，水，道路，關稅，海陸軍等，必須要用代表全境的權威來處決他。至於境域的廣狹，應依地面偶然底形勢，感情，及所涉底問題的性質而定。煤氣和水所需要底，是小地方。道路所需底，要大些。至陸海軍所需底地域，惟有是全世界方可，因為較小的區域，決不能阻止戰爭。

但關於多數經濟上的問題，和許多與人類思想有密切關係的問

題底適當單位，完全不是地理的。鐵道上底內部管理，依上面所討論的理由，不能付託在地理上的國家手內，更不能付託在一班不負責任的資本家的手內。唯一的真正德謨克拉西的制度，只有將鐵道的內部管理，付託在在鐵道上服務的人的手中。由這些人舉出鐵道的督辦，遇必要時，也可舉出一種議事會。所有工資，勞動條件，火車的駕駛，材料的購置，種種問題，都應付給那些實地在鐵道上工作的的人的手內。

對於別種大規模的職業，如鑛業鋼鐵業棉業等，上述底話，亦能適用。英國的職工聯合主義，據我看來，他將資本和勞動看作兩種永久的勢力，要想用勞動的組織求勢力的平衡，實在錯了。我覺得這種理想，未免太近溫和。我所用來代替這理想底主張，是包着德謨

克拉西和自治，在經濟界中，能像在政治界中一樣底戰勝，和完全廢除現時資本家所運用的權力，立論底。在鐵道上工作的人，對於鐵道的管理有發言權，正如在國家做工的人，對於國家政治有發言權一樣。事業的創動權，集中在雇主的手內，是件很大的罪惡；並且剝奪了雇工對於他們職業上的大問題，在法律上所應有的利益。

法國的工團主義者，(Syndicalists)是提倡職業自主(Trade auto-nomy)的解決方法比國家社會主義好的第一人。但在他們的心中，各種職業都是獨立的，差不多和現在的獨立國家一樣。這種制度，所產出的和平，不見得比他在現今國際關係上所產出的多些。在無論什麼人類團體的事務中，大概可以分出內部事務和外部事務兩種問題。凡能充分顯明可作政治的實體底團體，對於內部事

務，應當完全自主；但對於直接影響外面世界的事務，却不能如此。假使兩團體對於他們中間的相互關係，都有完全自由，那就不能免公然或秘密訴諸武力的危險。一團體的人，對外界的關係，若是能設，便應當受中立權威的制裁。所以國家是調節各種職業間相互關係所必須底。製造貨物的人，對於工作時間，本業所得總額的分配，和一切管理的問題，都應有完全的自由。但對於他們的生產品的價格，就不能有完全自由。因為價格是這團體和社會上其餘部分有關係的事務。假使對於價格名義上也有自由，那就有互相打拚的危險，而社會生存上所必需的職業，一定能得不正當的利益。武力在經濟上不見得比在國際間可貴重些。要想以極小的武力得極大的自由，有一條普遍底原理，就是在有政治上的重要的團體。

內，每團體應當完全自主，而用中立的權威解決含有團體間關係的問題。這中立的權威，自然要立在德謨克拉西的根據上，若是能穀，他所代表的範圍，應當比與這有關係的團體更加廣大。在國際關係上，可以令人滿意底唯一中立權威，就是代表一切文明民族的團體。

爲防止這種權威的勢力有過分底擴張起見，各種自主團體，應當極力愛護他們的自由，用政治手段，拒絕一切侵犯他們自由的。這是可欲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國家社會主義，不能容這樣的團體，不能容這樣各有自己的職員對於本團體負責任的團體。因此他們便將團體內部的事務，交給對於那團體不負責任的人，或是不能特別知道那團體的需要的人的手內；這樣，便開了專制和摧殘創造能

力的門路。能准許一切人，能依着他們自己的目的而結合，只要不是侵掠的，就可對於中央政府要求實行他們的目的所必需的自治，這樣就可免去這些危險了。例如各種教會，就是證據。他們的自主，是由數百年的戰爭和屠戮得來底。我們很希望，在經濟界中，可以不需這樣可怕的競爭，就能獲着這樣底結果。然而無論有什麼障礙，我深信自由的重要，在這件事上，和人向來所承認在那件事上的，是一般底大。



個人自由與公衆管理

(一)

社會沒有法律和秩序，便不能存在；若不藉着猛勇的改革家的創造，決不能有進步。然而法律秩序向來和改革是仇敵；並且改革家差不多總不免有幾分無政府的樣子。那些心裏恐怕退化變成野蠻的人，總注重法律和秩序；那些心裏受趨向文明的希望所鼓勵的人，大概總格外覺得個人創造的重要。其實兩種性格都是必要的。看見在甚時候那一種有利益，就讓他自由活動；這便是智慧。但是那些偏重法律和秩序的人，有了風俗和維持現狀的本能作幫助，便用不着什麼理性的辨護。惟有那些改革家，要想在社會上作點事業，却感受非常困難。在每一時代，都以為這種困難，是已過的事實。

了。然而每時代所能容忍的，只是過去的創造；至於他那當時的創造，都遇見和以前一樣的摧殘，好像從不知有容忍這件事一樣。

韋斯特馬爾克 (Westermarck) 說：在原始的社會中，風俗不僅是道德律，而且是他們意想所能及的惟一道德律。野蠻人所行，恰和黑智兒所說的，個人決不許有私自的良心那句話相合。下面一段事是講及丁尼維利夏納爾斯 (Tinnevely Shanars) 的，正可拿來作一個適當的好例。他們中間的堅固分子，採取新意見和新程序的狠少。他們隨着大多數的人行惡；隨着大多數的人行善。他們在羣衆間思想。

我們中間，那些思想行事從來沒有絲毫和他的隣居不同的人，總會以爲文明人和野蠻人不同，自己慶幸。但是那些曾真心思想改革

的人，便不由他不覺得他所知道的人，和丁尼維利夏納爾斯是沒有大分別的。

在社會主義勢力底下，就是進步的思想，近來也和個人自由反對。在改革家的心理中，自由是和放任及孟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相連的；還有從他們所婉轉稱爲自由競爭所產出的婦人兒童所受的痛苦，也聯在一氣。這種種都是罪惡，都是國家所應當干涉的。其實現在的罪惡，也有增加國家干涉的必要。凡是和社會上經濟生活有關的，無論分配或生產，一切都要增加公共管理，不能減少；至於增加的程度如何，我不願假充知道。

還有需用法律和秩序來代替無政府的狀態的，就是國際事務。現在有主權的國家，都有完全個人自由，只受戰爭的限制。這種個

人自由，對外方面，若要能可消除戰爭，必得受些束縛。

但若是吾們超出物質的範圍以外，那麼贊成公共管理的辨證，差不多全然消失。

試從宗教說起；宗教是公認為國家所不應干涉的。無論一個人是信基督教，回教，或是猶太教，只要他服從法律，都和公共無關。而所製定底法律，應當是要讓一切宗教的人都能服從的。然而在這種地方，也有限制。沒有文明的國家，容忍拿人作犧牲的宗教底。英國人在印度禁絕寡婦殉夫的事，違反了不准干涉當地宗教上的習慣的定律。英國人這樁事，准許是錯的；但無論那一個歐洲的人，也會和他採同一行動。我們無論如何贊成宗教自由，也不能確切疑惑這種儀節是應當禁止底。

在這些地方，干涉自由，是一個文化較高的國家由外面加上去的；但較爲普通的，較爲有趣的，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爲了風俗起見，對於那班趨向到更文明的信仰和制度的個人，也來干涉。

韋斯特馬爾克說：新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底土人的第一次所生的子女，都爲部落中人吃掉，算作一種宗教的儀式。在中國開莫（Khai-mo）的地方，據當地的紀載，有把長子乘活殺死吃掉的風俗。英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有好幾種人，他的第一個兒子，總是殺了祭太陽，據說福勞銳打（Flocide）的印第安人的長子，總是爲酋長犧牲了的。

這樣的話，連篇累牘的，真多得狠。

我們中間，沒有可以利這種事體比擬的，若有人告訴福勞銳打的

初生子，說他的王同他的國需要他，這是錯的；在我們決沒有這樣錯。然而比方在開莫（Kashimish）那個小地方，外國的干涉，是不會有；的這種迷信如何消滅？研究這樣的事，也是很有趣味的。我們可以猜想有些作父母的，受了親情的自私影響，便疑惑如果容長子生存，是否太陽會當真發怒。這種理性主義，大概被看作很危險的，因為人以為這種事可以妨害莊稼。這種思想，好幾代都只有幾個堅強的人私下秘密底讚美，而不能實行出來。後來有些人，或是私底下將兒子藏着，或是帶他的兒子逃到他方去，這樣保全了他的兒子；人總要說這些人完全沒有公德心，情願為自己快樂，使社會受危害。但是後來漸漸覺得國家也沒有什麼變動，莊稼也不見得壞似往年，於是照着一種荒唐的話，以為若是恭恭敬敬的派兒童作一件農業

的事體，或他種經會長選定認爲國家重要的事情，便以爲他是犧牲掉的了。又經過許多時代，然後纔准許這種兒童，等他們長成了，自己知道他們的嗜好和能力以後，自由選擇職業。而在這許多時代中，人都告訴這些兒童說，他們能可生存，實在是一種恩惠；而且那時他們好似生存在二種對於國家的純粹想像的義務的影子下。

那些最先不信犧牲兒童有用處的父母的地位，正可表明個人自由和公共管理相調和所起的一切困難。那些相信犧牲是全社會幸福的所必要的有權威的人，不得不極力堅持，相信這是沒用的。那些父母就不得不儘力設法救兒童的生命。在這樣地方，兩方面的人應當怎樣做呢？

懷疑的父母所有的義務是狠明顯的。他必得用種種方法救兒

童的命，極力的鼓吹犧牲無用處，而且無論什麼法律上的處分，他都願忍受。但是有權者的責任，便不大清楚了。既然他確切相信大家犧牲頭生的兒子是不可少的，他們必得嚴厲處罰那些破壞這信仰的人。然而他們若是有良心的，就要仔細考察反對者所持的辨證，並且預先有願意承認他們的辨證也准許是真確的意思。他們要仔細考察他們自己的心，看看嫉惡兒童或是歡喜殘暴的心理，究竟與這信仰有無關係？他們可以想起開莫（Kris-ibuh）的歷史上，有許多信仰，如今是公認為假的了，但當時因為和這種信仰相異而受死刑的，却非常的多。他們也准許想到古代留下來的錯誤雖然傳布容易狠廣，但新信仰若不能比他所代替的更近真理，就不容易得人相信。他們也准許得着這樣的思想，以為新信仰或者可以是

一種進步，或者是沒有損害，而且也不會傳廣的。這樣一來，於他們加罰於人之先，就大費躊躇了。

(二)

讀古代的歷史和研究未開化的人類，可決定民族或一部落的習俗的信仰差不多全然是假的，毫無可疑。若要我們完全脫離我們的民族的和我們的時代的習俗的信仰，是一件困難情事；但我們對於他們懷疑，却不是十分的難。那些燒人的搜捕者（Inquisitor）若是他的信仰完全不錯，他們的行為，便都帶着真正人道主義。倘若他的信仰稍有不對，他便行了一個完全用不着行的殘忍手段。在這種事情中，行事最好的方法是：施行若不是有關係的信仰完全真確就要發生亂子的行為的時候，不要相信習俗的信仰。在普通英

國人看來，若不能說「大英掌管海權」，全世界就都不好；在德國人方面，德國人若不能說「德意志掌管全權」，也會如此。爲了這些信仰起見，他們情願破壞歐洲的文明；假使這種信仰錯了，他們的行爲真堪悔恨呵！

由以上所討論的，發生一件事，就是思想和思想的發表，都不應阻滯，也不應阻滯陳述事實。這件事是以前自由的思想家的共同點；雖然就在文明國中也還不能實行。然而近來變成很危險的邪說，傳佈歐洲，人民因爲他們，或是受監禁，或是餓死。因此又值得述說一番。他的根據非常顯明。若不是普通都忽略了他，我也不好意思再說。然在事實上，却實在有重述的必要。

若要想得着完全真理，不是有死的人所能的；然若一步一步接連

着向他進行，却也未常不可。關於公共利益的事，無論什麼社會，隨便什麼時候，都有一種已經承認的意見。那些對於這些事體不特別思索的人，認此爲當然的。對於已經承認的意見發生疑問，總是引起反抗。這原因也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慣習的本能。這是所有羣居的動物都有的，而且可以使得他們將他們羣中特出不同的分子處死。

其次就是對於我們習慣上用來管理自己的信仰懷疑所引起的不安的感情。那一位若把柏格萊（Berkeley）的哲學解釋給一種質樸的人聽，立刻就可看出這種感情所引起的怒氣的純粹狀況。當質樸的人，初聽柏格萊的哲學，他所得的是一種不安的猜疑；他以為沒有一件東西是堅硬的，所以要坐在一張椅子上或要地板承載

我們，都是輕率的舉動。因為這種猜疑是不安的，所以容易動怒；除非全然拿這種辨證當作無意識的人，纔可不是如此。對於已經信以為是的發生疑問，就破壞站在實地的感情，而生出一種恍惚錯亂的恐怖。

人民所以不喜歡奇異的意見的第二層緣故，便因法定的利益都和舊信仰相連。教會反對科學的大戰爭，自布銳諾（Breton）到達爾文都有此種動機。從前社會主義的恐怖，完全可以歸於這種原因。然而若像那班對於一切事的都要尋求一種經濟原因的人，以為法定利益（Vested Interests）是反對新奇思想的主要原因，這就錯了。若真如此，智識的進化將要比現在加快。習慣的本能，不定的恐怖，和法定的利益，是反對接受新思想的武。

器；而且想起新思想，比教人承認他還難，有許多人終身反想，而無什麼真正的創見。

有了這些困難，社會便不致時時受異說過多的危險。而在現在文明的社會，更不會有。在現今的社會，生活狀況時時變遷，要圖一種有成就的適應，須要智識界也有同樣快的變遷。所以應當要有鼓勵新思想的發表的企圖，而且要傳播新思潮的知識，不應當阻攔他們。不料事實上却正相反。自小孩到長大，一切事都是把男女的心思閉塞起來，使他們合乎流俗，不能產生新事業。假使不幸還有一星兒想像力存在，那麼，他那不幸的主人，就被看爲不安分，有危險；和平時候只配恨惡他，戰爭時候就配下監牢，或是當作姦細處死。然而這種人，是人所共知爲過去時期中最有益於人類的；這種人就

是安安穩穩死掉的時候，立刻就受極大榮譽的那些人。

思想意思的境界，完全是不宜公共管理的；對於那些知道別人曾經信仰什麼的人，應當有儘量的自由。國家一定要兒童受教育，這是合理的，但若強使教育程序必須劃一，而且要養成一種死板的一致，便不合理了。教育以及廣義的心理生活，是一種極需要個人創造的事件。國家的功用，始終只能強迫要人受幾種教育，若是能夠做到的時候，就要人受一種增進心理的個人主義的教育，決不可要那種偶爾和政府中人成見相合的教育。

(二二)

實際道德問題所引起的問題比純粹理想問題所引起的還困難。印度的刺客 (Thugs) 十分相信謀殺是他的義務，然而政府不允從

他；有良心的人，老老實實的主張反對的意見，然而政府也不允從他。殺是國家的特權；叫殺不殺，不叫殺却殺，是一樣有罪的。偷竊也是如此，但偷了重大的東西，或是已經富足的人所作的，就不在內。刺客和賊都是用武力對待別人的。我們可以說，凡是爲一己用武力，除了極希少的情形外，無論他居心如何良善，總是應當禁止的。但這條原理，對於受國家命令，強迫人用武力而他們自身却不信這是時勢所應有的人，就不適用。處罰一個本着良心而持異議的人，顯然破壞個人應有的範圍內的個人自由。

國家有權處罰不節制性慾的人這是大衆所公認的。無人不知摩爾孟 (Mormons) 人深信多妻制可行的，然而美國人要他們棄了他們所承認的信仰，別的基督教國也會如此。然而我還是不以爲

這種禁止是聰明的。世界上有幾處地方在法律上公然承認多妻制，但除少數頭領以外，實行的很少。若果如歐洲人的大半意見，這是不好的事，摩爾孟人除了幾個特別有特殊地位的人外，也准許會棄掉這習慣。若是果然實行起來，證明有效，世界上也准許得着一些現在他所不能有的知識。我以為像這種事情，只有不得受害人的允許而侵害他人的，法律纔能干涉。

由國家替人民擇定配偶，無論改良人種學者如何贊成，人民總是不願，這是狼明白的。這件事恐怕還是普通公意對些。這不是說人民自己選擇會比國家選擇好，但自己選定的，終久比強迫的結婚好。結婚如此，個人選擇職業也應如此。雖然有些人沒有什麼特殊的嗜好，但有些人確有特別傾向，如果照着他所好的作去，比被公

共威權所阻滯的，一定有用得多。

一個人深信自己應當做一種事業，這是狠奇特的，而且也不常有；但這却狠重要的，因為這類人含有些狠重要的個人。貞德(Joan of Arc)和奈丁格兒(Nightingale)都是狠堅決的服從這種感情。改革家和在不通俗的事務上的鼓吹者如瑪志尼(Mazzini)一班人都屬這一派。許多科學家，也是如此。像這樣個人自信的決心，狠值得重大的尊崇，就使他沒有什麼顯明的證明。順從衝動，很不像會有害的，而且可以有狠大的好處。實際上的困難，就在分別這種衝動和發生相似的表现的願望。許多少年人要想做著作家，却没有做一本特別的書的衝動；要想做一畫家，却没有畫一種特別畫的衝動。只要微小的經驗，便可分別出真善和有害的衝動來。放縱催

迫的衝動一二次，他的害處還沒有阻滯真善的衝動的害大。然而普通的人，差不多總是有阻滯真善衝動的趨勢，因為他好像混亂無理而不能預先有好好的陳述。

著名的人是如此，就是那些有生活力的人，差不多也有這一種現象，不過程度較低些罷了，一種向着活動的衝動，大概少年時代總不甚明瞭，必定等藉着教育的勢力和機會，纔漸漸清楚確定。但是只為那活動自身而向着一種活動的直接衝動，必定要和希望那活動的結果的願望分別清楚。少年人可以希望大功業的報酬的願望，而沒有引起成此功業的活動的自然衝動。但是那些畢竟成功狠大的人，雖然也可有受報酬的願望，却在他的性格中，還有一種衝動，使他們選擇某種工作，這種工作是滿足他們的奢望所必須行走。

的。道。路。此種藝術家的衝動，對於個人有無窮的價值，有許多時對於世界也是如此。尊重在個人自己的和在他人的這種衝動，就有了好生活的十分之九。在許多人中，這種衝動很軟弱，很容易受人破壞，或擾亂，父母和師長也常常恨他。我們的經濟制度又將餘留在青年男女身上的一部分完全掃去。結果便是人類失去個性；他們的天然的驕傲，是他們的生活權，現在已不能保持；他們變成了機器作的，而且馴良，便於富人的驅使，能够一條一條的填入表格，不致失落。這便是失去了自由最重要的惡果。因為人口漸漸加密，組織的機關效率漸漸增加，這罪惡也漸漸加重。

人類所願的東西是很多的，是不同的，如讚美，愛情，權力，安全，舒服，發洩精力的地方，這幾種都是動機中最平常的。但是這些空論並

沒有說到所以使此人和別人不同的那一點。我每走到動物園中去，總覺得所有鶴的舉動，總有些公同性質，和鸚鵡和駝鳥的動作不同。其公同地方不能容言語形容出來，然而我覺得每一動物的動作，正是我們料想他所要作的；這種不可確定的性質，便是這動物的個性，就是那使我們看着他的舉動能引起快樂的性質。人類若不是受經濟或政治機關的壓迫，也有同樣的個性。這是特殊的性質，沒有他，就無論男女都不能成就什麼重要事業，或配受人類本來所有的尊重。藝術家如畫家或著作家，他所愛的，就是這種分明的個性，藝術家和在無論什麼事業上有創造能力的人，他們的個性皆比普通的人強。一個社會若是摧殘了這種性質，無論有意無意，都要變成完全沒有生命的，因襲的，無進步的希望，也不知存在的目的。

保存。作成個性的衝動，並且使他強固，這應當是一切政治制度的最大目的。

(四)

我們現在可以說幾條個人自由和公共管理的普遍原則了。

人類的衝動的大部分，可分作兩類；一種是佔據的，一種是建設的，創造的。社會的制度，是衝動的表著，或實現，也可大略照着他所實現的衝動分類；財產是佔據的直接表現；科學和藝術是創造的直接表現中的一部。佔據可以是防衛的，也可以是侵佔的。他可以想防禦劫盜，他也可想把一件東西從現在主人的手中奪來。無論那種，他的精髓總是對於別人有仇視的態度。若說防衛的佔據是合理的，侵犯的佔據是可責罰的，那也不對。在現狀中，既有許多不公

平的地方，也准許和上述的情形恰恰相反；但通常二種都不合理。

國家干涉個人的行動，因佔據而成爲必要。有些財可以用武力得來或保守住，但有些却不能。妻子可用強力奪來，如羅馬人對薩

賓（Sabine）婦人一樣，但他的愛情，却是不能這樣得來。從來沒有

人說羅馬人要想得薩賓人的愛情；那些佔據衝動強盛的人，所注意的，總是武力所能得着的財。所有物質財，都屬這一類。對於這種財的自由權，若沒有限制，就會使強的富，弱的窮；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因爲法律上有偏頗的限制，就使狡猾的人發財，老實的人吃苦；因爲人使用國家權力，不須照着公平合理的原理，只須照着一大套因襲的公式，他們的解釋，完全是依靠着歷史的。

在佔據及使用武力的地方，無限制的自由，就會有不公平和無政

府的現象出現。自由殺戮，自由掠奪，自由欺詐，現在已是不屬諸個人了，但仍屬諸強大的國家，並且他們用愛國的名義來行這些事。無論國家或個人，都不許靠着一己意思的發動使用武力，除非在非常緊急時候，可以後來由法律追認的方可。這理由是個人使用武力反對他人，雙方俱有損害，惟有因此發生一種非常的好結果，纔可略減其罪惡。要想世界上使用的武力可以減到極少數，必得有一公共威權，具實際上不可抵抗權力，他的大功用用在阻止私自使用武力。凡使用武力不由中立無私的政府，依着求公共利益的規條去做，而由有關係的一方或黨羽施行的，都叫做私自使用武力。我們現今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這種制度對於私自使用武力的限制，實覺太少。譬如一人有一塊地，他可用強力來反對那些走

過他田的人，而他們不能用武力反抗他。爲了墾殖起見，過地的自由，不能不受些限制，固然是狠明瞭的；但若將這權利付諸個人，國家當注意他所佔的土地，在公共利益中，不比他所應有的多，而他的田地的收入，不多於他勞動的所得的報償。大概能達這目的的惟一方法，只有土地國有。現今那班有土地資本的人，藉着經濟的壓力，可以用強力來反對沒有產業的人，這種強力，是法律所許的；若窮人反對富人，就說是非法。這樣子，是狠不公平的，並沒有減少私自使用強力到他所應當減少的地步。

佔據衝動的全體和他們所引起的使用強力全體，都有用公共中立威權，爲公道並且也爲自由起見，來管理的必要。在一民族內，這公共的威權，自然是國家。在國際關係間要消除現在無政府的現

狀，必定要一種國際議會。

然而所以要用公共管理人類佔據衝動的動機，是要常常增加自由。一方遏止個人專橫，一方就解放創造衝動。若要使公共管理的害沒有他的利大，就必在那些不用私自使用武力的事，使個人創造有完全的自由。在這方面現在所有的政府都非常失敗，而且他們也沒有改良的表示。

創造的衝動和佔據的衝動不同：他是向着一種他的成功不是別人損失的目的底。有科學上的發明，或是做成一首好詩的人，使自己生活豐富，同時他使別人的生活豐富。知識或善意有增加的時侯，凡有關係的，都有利益，不單是在實際上有這財的人就算了。那些覺得生活快樂的人，自己歡喜，同時也叫別人歡喜。強力雖然也

能毀壞這些財，却不能創造他們。既然一個得着，就是一齊都得着，所以分配公道的原理，也不能通用。爲了這些緣故，所以一個人的活動，創造部分應當極力的自由，不受公共管理，纔可以保着他的自然，並充滿生氣。對於個人生活這方面，國家惟一的職權，就是儘力的供給出路和機會。

每一生活中，一部分受社會節制，一部分受自己的創造管理。最要人物，如有天才的人和有創造思想的人，被自己的創造所管束的部分最大。這部分變成劫奪的時候，我們纔能限制他，否則就應當極力做一切事體，好叫他能儘量的光大和活潑。教育的目的，不在教一切人有同樣的思想，但要各人的思想，都能是他的人最完全的表現。至於選擇謀生活的方法，一切青年男女都應當儘力選自己

所愛的，若是謀金錢的職業，不合他們所好，則當有就小事得小資的自由，而以餘暇隨他的志願作事。一切檢查思想自由或禁止學術傳播的，當然都應當完全科罪。

政治上經濟上廣大的組織，是近世特徵的一種，都具有大權力，而且往往用他們的權力防礙思想和行爲的自由。其實他們可以應當允許極大範圍的自由而不致產生混亂或猛烈的衝突。除了法律上應當由公共管理如佔據和使用強力之類以外，其餘人生各部分，他們都不應與聞。而且他們應當用責任的方法，使個人和小團體都能儘力保着管理權；若不如此，那些做機關大首領的，因爲使用大權慣了，就會變成專橫，而且有時還要干涉個人摧殘個人的創制能力。

近代所遇見的問題，就是個人創制能力與組織範圍增大的連合問題。若非這問題解決，個人漸漸要失去生活和動力，漸漸被動的屈服在強加在他身上的條件之下，這樣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決不能。有。進。步。或。是。增。加。世。界。上。精。神。的。財。產。惟。有。個。人。自。由。和。鼓。勵。創。制。方。能。得。有。這。樣。結。果。那些在威權侵犯個人應有的範圍的時候，反對威權的人，無論社會上怎樣看不起他們，他們總是替社會上做了。一。番。事。業。對於已往的，這話大家都承認了；然而對於現在，對於將來，這話也沒有不對的。

民族獨立與國際主義

國家間的關係，和國內各團體間的關係一樣。關於內部事務，要各自獨立；關於外部事務，要以法律為主，不以武力為主。但是關於國內團體，內部的獨立應當注重，因為這層正是他們所缺少的；服從法律一層，從中古晚年以來大概是已經得着的了。至於國家間的關係恰和這相反，他們所缺少的反是法律，和一個中央政府，因為他們對於外部事務，如對於內部事務一樣，是已獨立的了。現在歐洲事務，我們已到了和我們的玫瑰戰爭時內部事務相合的時期了。在玫瑰戰爭的時候，紛爭的貴族，要想阻止那保守和平的計畫。所以兩處的目標雖然相同，求實行這目標的步驟，是十分不同的。除非國家的界線，和民族的界線差不多十分相合，世間不能有好。

的國際的制度。

但是民族的意思，狠不容易說。

愛爾蘭是不是一個民族？主張

自治的說是；主張合治的說不是。

愛爾蘭的烏爾斯德 (Ulstermen)

是不是一個民族？

主張合治的說是；主張自治的說不是。

在這些

地方，我們稱一羣人是不是一個民族，這是黨派的問題。

德國的人

告訴你說：在俄國的波蘭人是一個民族；但是說到在普魯士的波蘭人，他們自然是普魯士的一部分了。大學教授，常常受人的請託，隨

他所服事的人的意思，用種族上語言上或歷史上的理由，辯明所爭論的一羣，是不是一個民族；若是我們必要避去這一切的爭論，我們必定要首先知道民族的定義。

民族的定義，不是可以拿語言相近，或歷史同源的理由來定的，雖

然這些事常常幫助造成一個民族。瑞士是一民族，然他們的種族宗教語言皆不相同。英格蘭和蘇格蘭雖在現在已成了一個民族，但在國內革命的時候，尙不是同一民族。這可以用克倫威爾（Cromwell）的話表現出來：在衝突最激烈的時候，他寧可順於王黨，而不願屬於蘇格蘭。大不列顛在成爲一民族以前，已是一個國家；德國則不同，在成一國家以前，已是一民族。

所賴以組織成功一個民族的，是一種感情和一種本能——即相似的感情，和隸屬於同羣的本能。這本能就是組織羊羣或別種羣居的動物的本能發展而來的。和這本能相輔而行的感情，好像是家庭感情的一種較溫和而且較爲廣大的形式。當我們從歐洲大陸回到英國的時候，我們覺得有些事，是很親熱的，並且容易相信英國

人多半是有美德的；至於許多的外國人，就有許多顯著的弱點。

這種感情，容易使一個民族組織成功一個國家。在民族政府之下，服從他的命令，大概是不難的。我們覺得政府是我們的政府，並且覺得政府的命令，和我們所要出的命令差不多是一樣的；假使我們自己是政府內的人。有一種本能的，並且通常無意識的，而有共同目的的感情，使民族中各份子皆有生氣。當有戰事，或有戰爭的危險底時候，這種感情格外顯著。在這種時期，凡站起來反對本國政府命令的人所覺得底內心的衝突，和那在外國權力之下站起來反對外國政府命令的人所覺得的，十分不同。他站起來的時候，他就帶有多少有意識的希望，希望他的政府有時可以像他這樣底想；至那站起來反對外國政府的人，就不要再有這種希望了。這種羣性

的本能，無論他如何發生，却是那所以能組成一個民族的；並且也是那所以叫民族的界線，有就是國家的界線底必要的。

民族的感情，是一件事實，並且爲一切制度所應當注意的。這種感情，若受了疏忽，就會更加強烈，而且會變爲爭鬪的根源。要叫這種感情，成爲無害的，惟有僅在不類劫奪的時候，方聽他自由。但是這感情的自身，並不是一個好的，或可慕的感情。凡僅施於人類中一小部分的同情，不能算得合理的，而且也不是可欲的。風俗習慣與傳述底不同，就全體看起來，是一件好事；因爲他們能叫各民族產出各種特色來。但是在民族的感情上，常含有或隱或現的仇外氣味。就我們所知道的，在完全沒有外侮壓迫的民族中，就沒有民族的感情。

團體的感情，生出一種有限止的，並且常常有損的道德。人以與他們自己團體有利益的爲好，而以與他們團體利益有損的爲壞的，就是和人類全體的利害有用，也是不顧的。這團體的道德，在戰爭的時候，格外顯明；在人類的普通思想中，視爲固然。雖然差不多全英國的人，相信德國戰敗，是與全世界有益的；但他們中間多數人，還是尊重德國人能爲國戰爭；而不知道德人的動作，有應當由較團體道德更高的道德指揮的道理。

一個人爲他自己民族謀利益的思想，通常較那爲他民族謀利益的思想多；因爲他的動作，大約多半影響於他自己民族。但是在戰爭的時候，和一切於他民族和自己民族有相等的關係的事務中，一個人當爲普遍的幸福着想；不容他的視察，爲他自己的團體，或民族

的利益，或假設的利益所限制。

民族感情存在的時候，最要緊的，就是各民族對於內部事務應當自治。若人民以仇恨的眼光看政府，政府惟有用武力和強暴執行事務；而他們以為政府屬於異族的時候，他們自然是這樣的看待政府。這種原理，在異族人民同居的地方，常窒礙難行，如在巴爾幹的幾部分所發生的一樣；在因地理上的原故，發生國際重要的地方，如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也是窒礙難行。在這些地方，居民當捨去純粹地方的欲望，而謀較大的利益。但從普通方面看來，民族的界線，當與國家的界線相合的原理，能有例外的甚少。

但這原理，却没有斷定國家間的關係怎樣規定，或敵國間利益上底衝突怎樣斷定。在現在的時候，各大國都主張絕對的主權，不但

對於內部事務要這樣，並且對於外部的動作也要這樣。這種對於絕對主權底要求，便和別的大國間同樣的要求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在現在僅能用戰爭，或交涉來解決；而交涉的精髓，又無非是用戰爭來恐嚇。國家要求絕對主權的理由，也不比個人有這同樣的要求的理由，正當些。其實絕對主權底要求，就是主張一切外部事務，完全用武力規定；並且當兩民族或數羣民族，皆注意於同一問題的時候，解決僅賴那一國是強些，或被信爲強些。這不過算是原始時無政府的現狀；即「人類互相仇殺」這是霍布士(Hobbes)表示人類的原始的狀況的話。

在這樣的世界，不能保證和平，或使國際間問題的解決，能按照國際公法；除非各國願拋棄他們對外的絕對主權，將關於國際間的

事務，交國際政府的機關解決。國際政府必需是司法的，也需是立法的。僅有一個海牙仲裁會，依照已定的國際公法，解決事務，是不夠的；必定要有一個部分，能執行國際公法。這個部分，必定要有能叫一國讓他的土地與別國的權力；因為在必要的時候，覺得這種讓與，能叫他國有充足的土地，保其生存。謀和平的朋友，若是過於贊美現狀，將造成大錯。有些民族發展，有些民族衰落；一地的居民，可以因為遷移，變更他們的性質。在這種狀況之下，國家要恨惡變更國界，實在沒有好理由；若是沒有國際政府，能有權執行這種變更，戰爭上的引端，有時將不能遏止。

國際政府當有陸軍和海軍，並且這些陸軍海軍，當為世上僅有的陸軍海軍。武力底唯一正當的用途，就是用武力減少世界上一切

現有的武力的總額。若任人類自由放縱他們的搶奪本能；有些人，或有幾羣人，將利用這種自由，從事橫暴與劫奪。國際政府要有巡警阻止各國亂用武力，是狠要緊的，正如國內須有巡警，阻止人民用武力一樣。

但是我希望獨有惟一的陸軍海軍底國際政府存立以後，連那藉以確實執行他的決議底武力底需要，也是很暫時的。這種希望，是狠有理由的。在短小時間以後，以法律替待無法所得的利益，變為如此的顯明，甚至國際政府得享有毫不發生疑問的威權，並且沒有國家可以夢想到反抗國際政府的決議。若是到了這個時期，連國際政府的陸軍和海軍，也變為不需要的了。

在我們達到建設國際政府以前，我們還有一狠長的路程，要經過

的；但是漸漸達到這結果的步驟，不很難預先看見。實行提交爭論於仲裁機關，和覺悟各國間所自以為有關利害的衝突，差不多全是假的；這些事大約可以屢屢的加增。就是真有關利害的地方，到後來有關係的國中，沒有一國因讓步而受和戰爭相等的損失，這是很顯明的。因為發明底進步，一旦戰事發生，戰爭上的破壞力逐漸加大。世界上文明種族所應取的态度，不是互助，就是互損。現在的戰爭正叫此項選擇一天明瞭一天。並且所發生的仇恨，在有機會可以冷淡底時候，文明人反願慢慢的從事毀滅文化，而不願廢除戰爭，這是很難相信的。

通常指為發生民族間的利害衝突的事，大概有三：關稅，這是欺詐；利用低種人，這是罪惡；以權力和領土驕人，這是學童的愚迷。

反對關稅，經濟上的理由，狠是人所熟知的，我也不再提他了。其所以不能令人確信底惟一的原故，就是民族間底仇恨心。無人提議在英格蘭和蘇格蘭，或在 Lancashire 和 Yorkshire 之間，設立關卡。然而主張民族間的關稅底理由，正可以用作主張各郡間關稅底理由。普通自由貿易，是對於人類實在有經濟上的利益的，並且若不是因爲民族間彼此懷恨懷疑，就應當即日採取的。從保持世界上和平看起來，文明國間的自由貿易，不及在他的屬國內開放門戶爲最要緊。欲得那本不願開放的市場底欲望，爲戰爭最要的原因之一。

利用所謂低種民族，已成了洲歐政治大目的之一。他們所願的，不僅僅的或根本的是貿易；却是用投資的機會；他們看財政比實業

更爲要緊。競爭的外交家常常有無意的做那財政家競爭團（如銀行團）的奴隸。雖然財政家自己沒有一定的民族，但是他們懂得利用民族偏見，和誘惑付稅人招致費用，他們就好於中取利的法術。他們在國內所造的罪惡，和在那被他們所利用的種族內所施的蹂躪，爲世界默認資本家政治的所必給的價值的一部分。

然而若不是爲着民族自驕的情操，（The Sentiment of National Pride）關稅，或財政家，皆不能引起嚴重的困難。若是在於文化重要的事上，取競爭的方針，民族的自驕，在大體上，可以算是有利的。若是我們以我們的詩家，科學家，和我們的社會制度之合乎公道與人道自驕；我們可以在民族自驕中得着一種對於有用的努力的一個刺激。但是這些事是很少的。如現在所有的民族自驕，差不多

算是僅僅關於權力與領土權，同民族所佔的領土範圍，和強行他們的意志，反對別民族的抵制的能力。而在這種情事，又受團體道德來輔助。公民中十有九人，在他們自己民族的意志與他民族的意志相衝突底時候，都以為他們自己的民族必定是對的；他們對於這一層，似乎不待證據，就狠明白了。雖然有時在這種特別的事故上，是不對的，但是大概以為他們的理想比別民族的理想高；他們增加勢力，是為人類幸福計的。自從各民族皆如此作想，皆預備堅持他們自己那一邊的勝利；在一切爭論之中，他們信他們對於勝利有希望。這種性情存在的時候，國際上互助的希望，必定仍然狠為黑暗。

若是人能脫了民族間仇視的情操，他們將覺得民族間有共同利

益的事，比較民族間利益相衝突的事，重得多了；他們首先將覺得貿易不能和戰爭作比；並且覺得賣貨物給你的人，不是害你。沒有人因爲屠夫和做麵包的人叫他化錢，而以他們爲仇敵；一旦貨物是從外國來的，我們就會相信我們買他的貨物，我們就受很大的損傷。却不記得我們是以出口的貨去買他們的貨。然而在我們運貨到那一國的國內，我們運去的貨，他就視爲有危險的；我們從那裏所買的貨，他就不說了。怕外人競爭的製造家，希圖專賣的托辣斯，和中國家主義的毒的經濟學者，所加到我們身上的貿易概念，完全是錯的。貿易僅爲分工的結果。一個人他不能自己造出他一切所需要的貨物，所以他必定拿他所產的，交換別人所產的。推行於個人的，正可以同樣的推行於民族。一民族想他自己當產出他一切所

需的貨物，這是沒理的欲望；最好各民族專造那能與他有特別利益的貨物，拿他所餘的貨，換別國所餘的貨。送貨出國，是無益的，除非是想換他國的貨物回來。屠夫常願賣去他所賣的肉；不願從做麵包的得麵包，做靴子的得靴子，或從裁縫得衣服，他不久就處在一個困苦的情況之中。但是他並不比那主張保護貿易情願我們送貨物到外國，而不情願得外國出的貨物作代價的人，更愚些。

工銀制度，叫人相信人所需要的，就是工作；這自然是不對的。人所需要的，是工作所出的貨，而且一定的貨物，能以較少的工作作成，就更好。但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制度的原故，各種出產方法底經濟，能叫僱工的人，減少所僱的工人，和引起缺乏。在這個地方，較好的制度，可以令人加工資，或減少工作的時間而工資並無相當底減少。

我們的經濟制度是顛倒錯亂的。叫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在不應有衝突的地方，發生無數衝突。在一好制度之下，自由貿易的利益和保護稅的弊端，是大家都能看見的。

貿易之外，各民族的利益，和一切造出我們所謂文化的事相和諧。發明和發現，是於大家有益的。科學的進步，是於文明世界全體有相等的關係的事。無論一個科學家是一個英國人，或是一個法國人，或是一個德國人，不是一件真要緊的事。他的發現，對於人類是公開的；不過僅要有知識來證明他。一切技藝，文學，和學問界，是實際的；在一國內所成就的，不是爲他一國造的，乃是爲人類做的。若是我們問問我們自己，使人類比禽獸高的是那些事，使人類比各種畜類有價值的又是些什麼事，我們就知道那些事中，沒有一件能爲

一民族所獨有的，但一切都是全世界有分的。注意這些事的人，和願見人類在惟有人類所得做的工作上有效果的人，將不甚計及民族的界限，也不狠注意一個人當效忠於什麼國家。

政治範圍以外的國際共同工作底重要，已經由我的經驗證明，因此更加親切。我曾被請教授在世界上僅有幾個人能教的一種新科學。在這科學上，我自己的工作，大半是根據於一個德國人和一個意大利人的工作；我的學生，是從文明世界各方面來的，如法國，德國，奧國，俄國，希臘，日本，中國，印度，和美國。在我們中間，沒有人覺得有民族區別底感情。我們只覺得我們自己是文化上的分子。造成一條新路，通入無人知的野森林。各人在普通工作上，協力共作。在這種工作底利益上，民族政治的仇恨，似乎是無價值的，是不能長

久的，並且是無用的。

然而不但在奧妙難明的科學上底似乎希少的空氣中，國際共同工作，對於文化的進步，是很重要的。我們的一切經濟問題，一切保證工作權的問題，一切國內自由，和國外人道的希望，皆依賴造成國際的善意。

怨恨，猜疑，和恐怖，於人類相向的感情上，占優勢底時候，我們不能逃避凶猛和野獸的武力底橫暴。人必思注意於人類的人皆相同的共同利害，而不以使民族分離的假設的利害為念。至抹去各民族間的風俗，習慣，與傳述上的異點，雖為可欲的事，却不是必要的事。因這些異點，使各民族對於世界文明的總額，能產生他們各自的特別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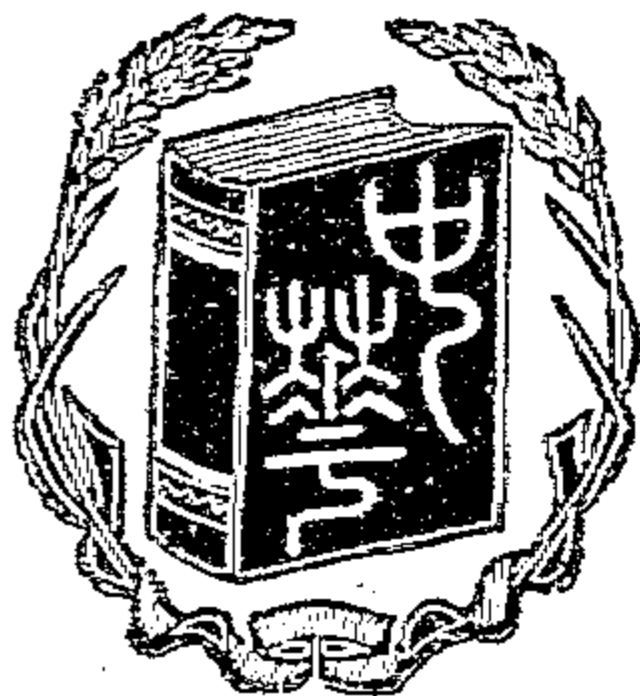
所求的不是大同主義，不是沒有各種民族的特色，不是像那遊客照料者，臥車上侍者，和別的人，他們本有各樣的不同，却是因爲與各文明國人，常作無價值的接觸，而抹去民族上的一切特異之點。這種大同主義，是損失的結果，並非獲得的結果。我們所願見其產出底那種國際精神，是加於愛國精神上面的，不是從愛國精神上取去些。正如愛國不禁人愛家庭一樣，所以國際精神，不當禁人愛他的本國。但那愛的性質，有些變更。人願替他本國所求的事，不能再是那些必定要犧牲別人而得來的事，而是那一國的優點能有利於全世界的事。他願他本國在謀和平的技術上稱大；在思想上，和科學上，著名；並稱爲慷慨，正直，和大度。他願他本國助人類趨向那自由而且，有國際上和諧的較好的世界；若是人類能有快樂，這種世界

必能實現出來。他不願爲他本國求那狹小佔有權的暫時勝利，而願在人類事務上，幫着實現基督所教，而爲基督徒所忘却的，友愛的精神底永久勝利。他可以看見這種精神，不僅含有最高的道德，也含有最真的智慧；並且含有那受科學的狂妄所傷害的民族能藉以達到可以生長的地位，而且快樂也不爲假的，也不是無稽的義務的呼聲所擾亂的地方底惟一道路。行爲爲怨恨所引起的，無論他們包有什麼痛苦，和自己犧牲，不算是本分。世界的生命和希望，祇能在愛的行爲中得來。

政治理想終



62750



0205

民國九年六月八日發行
民國九年六月八日發行



原 著 者

英國 Bertrand Russell

譯 者

劉 衡 蔚 人如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者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所

中 華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汕頭
沙市 蘭州 衡州 貴陽 吉林 潮州 安慶 梧州
東昌 廈門 那吉 綏化 煙台 鄭州 梧州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新加坡

(新文化 政治理想) 全一冊

定價

3.00

(二一〇五)

57

60750

(1)